原富

原富部丁下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七

論外屬（亦譯殖民地）

以下論新地所以開闢之故

歐洲國有外屬尙矣。古希臘羅馬之所以拓國也，始皆以數過庶之患，資殖民而已。輓近英法波西之置外屬於南北美西印度也，雖亦有殖民之用，顧其所始，常委曲而難明，不若古者希羅之事，顯而易見也。希臘多島國，而其勢內分，地褊戶稠，寔不能容，而鄰境之強庶相若，其勢不容并兼，則其民之健者自析，爲族，浮海外索荒遠新地居之。此如多利婁之族，則集於義大里，昔昔利諸部矣。方羅馬之未興，此皆猻榛無化之壤也。而依阿念依阿連諸族，則集於亞洲之安息與伊黍海中諸島矣。其

中之民物治化猶夫其義大果皆背利也民既占新壤矣則其視舊邦如母舊邦視之亦如子有守望相助之恩然如子長家分爲父母者常聽其自主不爲君臣之勢以臨之也故名爲屬國實則自爲政制自張憲章自擇君尹其與鄰封有爭亦自決戰媾之宜不待請命舊邦而後行也其爲事如此舊史明晰可覈案也

羅馬以合衆興其土田有口分世業之制口分世業者以土壤分民各得分地耕之以傳其世者也人事降繁僻業分析之日多舊制常不可復并兼踰侈往往數家之田歸於一主欲救其治之末流則爲限田之制定一家之地不得過五百猶格拉五百猶格拉者約英田三百五十阏克矣順法立矣而民猶抗玏相遁故田制之不均自若貧富之殊降乃愈甚民之無田者衆無田則無業無業則其勢且不得爲齊民非若今世之俗民雖無田但有積畜得佃田而耕抑隸市籍爲賈豎猶足自立也則不然而以其身爲雇傭爲工彩勢猶可以得食羅馬之世富家有田大抵畀群奴耕之祇以大奴爲之將故貧民欲如今世之農佃傭耕不能城市工賈之業坐列僕隸

者亦大抵富家奴爲其主役財者負勢而行設非貧民所能與競者也故無土平民其所賴以爲生者特每歲推舉國尹立新時之漸濡而已蓋羅馬往者中大官尹長歲由平民公推爲之新得立者則施惠徧及國中齊民其大將軍新拜者亦徧霑濡士以爲常有時操政柄者欲抑豪民巨室之勢則時時舉初制古法所謂分田限田者以媚其民於是無地者聚譁而巨室之力足相抗卒無所得則行徙民實新之政以慰安之此羅馬殖民地所由昉也顧方其國之盛也國兵四出拓土歲闢其殖民也非徒古希臘與後世之索諸海外爲邊有無計苦不可知而聽民自爲計也以羅馬舊都在義大里之境內夫已足用矣故名雖新地而其勢實同郡縣之附屬猶爲一民主之所制也新屬小小法制民得因地自宜其大經大法若兵刑賦稅之令則猶京羅馬之舊者所爲移民而殖於新者不徒取順民心而已力征新闢之地得此以鎮撫分戍之其疆圉乃益固故羅馬殖民之事與希臘有必不可同者不獨其所由起與也即其制亦大殊求於文字殖民地於羅馬拉體諾文曰哥侖尼亞言遣戍

也。言建國也。於希臘觀里思文曰阿保幾亞。言分支也。言離宗也。雖然。二者之事不同。而其出於不得已而以救過庶者。則一而已矣。

晚近吾歐之於美洲西印度也。雖亦哥侖尼亞。而其事則與希羅二者皆殊。非由於不得已。一也。非以通過庶之民。二也。雖其爲用至衆。而欲明晰而言之。則又無可指之實際。其始立也。用意之的。既不可知。其後此之事驗也。又絕非當時覓地與來集者之所祈嚮。其體用之維何。其利益之廣狹。與夫流極之所底。試以問今之從政者。固未必能盡知也。

吾嘗夷考其事。則十四十五二稘之間。溫匿斯人爲申椒菌桂之商。致諸印度。而散於歐洲諸國之間。以得大利。彼未能逕而取之於印度也。則常轉之於埃及。蓋當此時王埃及者爲馬美祿種。與西突厥爲世仇。而溫匿斯則亦仇突厥者也。其民甚富。爲馬美祿所資。同仇共利。其交最暱。故其市幾爲溫匿斯之所專也。

葡人利嫉。淡陀嚕爾見而慕之。彼多走海之民。十五稘間。其國將與非洲西北部炎

路戈通而得金砂象牙之利二物者莫路戈氏所絕非洲大漠而得諸其南之幾尼亞者也（美洲未通時歐洲之金多出於此）以莫路戈之居間而利儈也則日夜南馳求自通幾尼亞之海道波之國瀕於大西洋在地中海外其勢便於爲此於是十五稘之間新地日出若麥地拉若庚拏利若阿左里斯若甲特威特則非洲西偏之群島也若幾尼亞若羅婴古若剛戈若安戈拉若逖古意拉則非洲西偏之海步與舊國也而地維南盡則以極南之好望角終焉蓋所謂博浪山者矣前者見溫跋斯香菜之利知印度之爲利藪則日夜扣心扼腕求海道之可通得博浪山爲中道之逆旅故名其地爲好步頭猶志喜之意也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波人花思戈統海艄四艘發於力斯彭航海十一周月揆日候星而抵印度之西岸叢求之以百年之勤而一旦償其所欲得者此歐亞二洲海通之始二百年以降來往成通途矣

花思戈之未得博浪山也歐人之疑信半於時稽奴亞走海人名科侖波者遂於天算之學推地員之理知東亞之可以西通當是時人人欲達印度以甘心而於其國

之經緯廣輪則莫指實即有一二探奇遠游間關跋涉其地者歸而著紀大抵多夸其辭遠若不可程計者徒言去歐絕遠而已於是科侖波言果其地於東行絕遠則由西迴法宜益近由此而絕西溟以通泰東之畫遂決亦有天幸於時西班牙后伊薩白襪信其說出私財力相其行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颺帆出西之巴路斯澳風順波帖其十一月舟抵巴哈麻島則此後所謂聖多明戈者蓋其去西班牙較花思戈之去波陀噶爾為先五年云

然而所欲求通者隱賑侈富之印度也支那也科侖波先後所求得者皆非其倫若聖多明戈之孤島及更西各地雖於世為創獲而其地皆深菁長林不墾不耕鳥夾卉服者之所居其去前二邦之庶富絕遠而科之意則以此為同壤其尋物產味者以其處海濱幽僻之故自謂已之所得與瑪可波羅之所前載者初非二物也蓋西人之至東洲而以文字留傳後人者自瑪可波羅始（馬於元世祖時行賈安息大食間隨元使入中國見世祖旅居十餘年嘗為揚州太守後航海由南洋達波斯歸

國紀所闕見甚詳足補元史所不備也）其文字翔實可信歐人心醉之夫既意以爲同則山川名字之間往往傅會證合而其與后伊薩门者遂儼然稱其土爲印度矣且謂恆河距之不遠而亞烈山大所用武處皆在邦城中其謬誤自發如此即後漸覺其非而終謂去所期者不遠乃再出求之而中美之地若特拉斐瑪若達利昂以次出矣。

自科侖波之始誤而後人沿譌遂使山川不幸無以自名而永永稱印度雖世塗日闢群曉然於二地之逕庭而沿習既久則以西印度別之而稱眞而舊者爲東印度此中美群島所以稱西印度之實因也。

其棨舟裹糧而出也既嘗爲西班牙之所資矣故其得地雖荒瘠至不足道其還報也有不得不爲夸詡者夫地之所以富者要皆基於動植而當是時墨多明戈所可道者居何等耶則有鼢鼴者其爲物介於鼠與兎之間爲其地最大之走獸其種類初不繁既道而至者挾豬犬與偕不數年而鼢鼴與他類小小者盡又有蜥蜴名蟒

蟜。較當穜稍大。是二物者。其土人以爲芻豢焉。若植物。雖以民之皆窳無耕播者。然尙不絕。若玉米。若蹲鴟。若薯蕷。若蕉實。所在多有。而皆爲歐洲所前無者。顧得之莫之重也。其養人去五穀之屬遠矣。其所產者。獨吉貝爲可貴。蓋歐洲不產木棉。自得此於西印。而棉布之製。維日繁。其衣被群生。殆過於蠶桑絲枲而無不及者。顧當十五棋之間。其事猶未起也。紗縠絺綌之屬。其以棉爲之而至自亞洲者。固爲時人之所貴。而紡績之業。莫之或操。故雖其物誠珍。而當時之人不知重新地之勤植其無足稱如此。然則科侖波欲得以塞責者。其惟求之其產中乎。方其初至也。見土人往往以金爲衣飾。叩所由來。則曰得諸谿澗顚厓之間。於是知其地之有腴礦。乃以是還報。自詡此行之不虛。若爲西班牙開無限利源也者。其返國也。朝謁王若后於喀斯提律。引呼臆行。若奏凱旋。所得新地物產。第進備觀。旅爲庭實。然錄錄無足言者。獨金飾數品。及吉貝數苞。此爲可貴而已。其他若大鸚鵡。島鱗甲魚鬣之屬。皆得之不足爲富者。凡此以六七土人。昇而先之。氈皮哆口。狀若鬼物。而科侖波之所以還

報者誤矣

西班牙聞新地之蠻野弱無能爲則定計掠有之陽請欲宣基督正教開其蠻野而陰則垂涎其地之金礦於是科侖波倡議以其采取之半歸國王而議院允行之顧其始之得金銀也非礦山鑿洞而求之也大抵奪土民所已有者藏之以歸既無所費則所謂以半歸公者自無難耳無異盜賊之行有時而窮六七年間諸島見金皆罄繼縮求之非掘地破石不可費而後有則雖欲守前約常供半賦勢不能也責之過嚴則相率棄之而已法固有其不能不變於是半者減而叅之浸假而伍之猶不能則什一焉二十而一焉其賦於金者如是其銀稅則五而一之至於本祺始爲什一蓋其民之來者必得金而後遂其意至於其銀不以爲利也

自科侖波導其先路後之浮海采金者如雲而往若烏亦達之於達利要若歌爾特之赴墨西哥若麻古祿之至智利若畢查魯之開秘魯皆見紀述者渴金之夫至一新地先問有金銀不其去留之計大抵以黃白之難易多寡定決之

然而往往失利民破家負債起於事金銀二礦者尤多此猶拈鬮求賜空者至多實者絕少而每鬮之價必盡巨富之家金礦之事非若他者常業復其本而加以贏率也不幸而失則母子衆亡是故智者爲國主計未嘗以礦勸民而常聽民之自擇設以法驅之國財常病人情計禍不及慮福過之心所樂則望之過心所惡則思之不及此采金破家者之所以衆也

案斯密氏每及二礦之業未嘗不反復於其事之少利而多殃也蓋其指述之意切矣此其論豈獨信於當時已哉即今礦學日精機器日巧而其利害相權之分則未改也不佞嘗遇一礦師交游累月至瀕別附言曰吾以礦爲業者也然與子好則附言無他戒勿買新礦股票而已美澳新舊二金山天下名出金處也然其有益於世至寡其所以富歐美之民不在其金在乎其地之播植而所出生貨之日多光緒初年澳洲所出羊毛以噸計者百餘萬不止即此其利於英國夫豈區區出金之數所得比倫哉至於今日倍蓰前數矣

其理甚明如此。自人心之中於利慾。雖明弗從。是故其考物性事鍛鍊也。則求所謂點金石者。爲其浮海求新地也。則求所謂金銀山者。蓋斷不謂金銀之所以見珍於世者。遂古以來。以其物之甚少故也。而其物之所以少者。以其伏於地者之有限。而雜他質難取故也。而溺利者必欲其物之賤而易取。若鉛銅錫鐵然。果如是。二品者雖多亦奚以爲。吾英爲拉禮者。可謂通人矣。而著海外金城之書。大類說夢者。以此知雖通敏有道之士。至於逐利。未嘗不昏也。後百餘年而耶穌會教士古美剌揭爲拉禮之餘波。而撫實其說。吾又以此知雖脩身事天之家。號稱絕世好者。至於求富。未必不喪其所守也。

至於今彼西班牙人所得於墨多明戈諸島。屑屑無足道者。意其先所傳。未必不過實也。而當時之人信之者多。凡航海者皆欲一至金城而甘心焉。今夫逐利之非若求神仙。雖所遇甚遠於所期。輒稍獲其近似者。而後求者乃不絕。故繼科侖波之後三四十年。而有墨西哥秘魯之拓地。二國皆富於礦產。雖以當金城之名。殆庶幾焉。

業後此金銀之出以前事驗之金當終難於銀他日者設以過多而失其易中之用則銀必先金今各國皆用金準而中國用銀銀之至中國者若水之趨壑恐數十年以往銀之降賤又不若今而易中本位然久則其變愈難此中國最可慮之一事也不幸吾國知計者鮮莫能爲之預圖則亦聽其自至而已夫金銀相受之準視出世者二物之多寡以今日黃白之數欲銀之若昔而不相懸難矣所幸者近世金之出礦者亦以歲多則其勢或不至於甚昔未可知也（己亥十月十三日天津報紙云美國查戊戌各國產金總值二百九十兆鎊於前年爲多五十三兆而各國中產數最鉅者若南非洲之特蘭斯哇七十九兆新金山六十八兆北美六十五兆俄羅斯二十五兆剛那達十四兆墨西哥十兆印度八兆支那六兆而本年之數當又多於戊戌果如是則金不至甚少明矣）

然則吾歐晚近殖民地之所由起可以見矣始以欲通印度之商而求所以通之之海道事出望外乃因之以得西印之群島得群島而有金於是拓地殖土之謀用此

南美諸步之所由立也餘國西略者本意亦出於求金一時皆無所得巴西東屬波陀噶爾百餘年而後諸礦出他若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丹馬所占者皆至今無礦北美英屬礦稅値五取一然無所納又有從西北道求通印度支那者亦至今未得其端倪也

以下論新地所以寖盛之由

歐洲諸國之闢地殖民也始多荒穢人跡不經之區或野番所居戶口寥落則移民實之不數年野番殄瘵且盡而屬地庶富日以寖昌有轉非舊土所敢望者其故何耶

民之由草昧而進文明也使無所觀感則效而自興則必歷數百千年而後見惟以化民入新地不然其農工之術習常遠勝於土著之所能其民又大抵經數千年之治使教化其相資交養之道又良也制爲刑典禁其相欺立之守禦以相保持其法美慮周大抵非野番之所能至也蓋進化之理乘於自然循序時至不可以躐而刑

體之用其進也方諸技術爲尤難彼土人之於農工既已陋矣則所謂治理之美善圖之所待以爲盛強者愈無望爾此化民既入之餘舊種之所以必無幸也彼既奪其地而有之矣一夫之所據往往常過其所能耕無地主則無租無國王則無稅自區其壤而自治之秋成之實皆其有也雖本國舊君不能無賦然大抵多微既專其利雖未嘗不欲所出之至多而地廣力痡所收者不過盡地之什一而已有助之耕所樂得也其酬庸也必厚庸厚則勞者之積儲易盈以善積之人居曠土之國其勢易分以自立則其野之盡闢而民之皆富無時也且生事易則嫁娶稱嫁娶稱則民丁庶方其齠穉以衣食乳哺之周而夭殤者寡及其稍長筋力所得養其口體有餘又以地之易有也故長成皆田主

國古則租贏厚而庸率微得其二者貴與富也丐其一者勞手足之小民也小民常受制於貴富者惟新地則不然無奴功之可用則其待勞力者不得不優惟待勞力者優而後其利乃愈出所居土曠故雖甚腴之壤價常無多役財率作之家有所經

務。其收利常甚厚。經營必資人功。人丁寡少難得。故其庸不得不優。而役財主地者。以避利之宏。雖貴優庸。所不靳也。夫庸厚者。庶之先聲也。地廣而腴者。役財求利者之所勸也。夫如是。則始爲新地。不數十百年。而嶄爲富盛之國者。又何疑焉。

案地產有限。而民生無窮。國懷過庶之憂。至於今爲已極矣。蓋自物性盡。而舟車通。亦治化進而天民者滋。戶口之進。倍蓰古初。不爲之地。將何以善其後乎。自科侖波絲通新地。洎今垂四百餘年。南北美洲。其民幾滿。凡海外可居之小島。若檀香山紐西蘭等。皆不數十年。由蠻獠狉榛而轉爲文物饒富。古阿非利加。世以鬼國視之。今則群雄爭先。惟恐所據者之不廣。亦以地廣人稀。於殖民最便故也。甲午東事以還。彼族常以割分支那爲必至之事。顧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攫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征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勤植以近海而滋。礦產以近極而積。則俄羅斯視爲禁臠。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

在俄頃者特蘭斯哇以蘇爾民主抗英以求自立英前相格來斯敦嘗聽之矣至於今日則必不相容者英欲通非洲南北而特蘭當其孔道雖甚勞費不得不鋤故也且英既有印度南非次道自所必爭爭之不得則英之全局將散故其地雖小而所關甚鉅特蘭之役罷則亞東之爭起矣

此其非於古希臘之析民見之矣希臘之析民而實新地也其趨於富盛之機皆至速大抵一二百年以往其文物聲明即可與故國抗其過之者往往有之此如在昔昔利之錫拉庫斯與阿機付丹也在義大里之達連丹與羅吉利也在安息之伊斐蘇與密里圖也方之舊邦未皇多讓其立國雖新而其中藝術學問詞章言語諸科皆地有碩師各自造極舊邦學者無以尚之希臘名理之學其最古而著者兩宗其一則大黎爲之職志其一則畢達哥拉爲之眉目而前則起於安息後則生於大秦而皆不出於故土此尤足致人深思者矣蓋由其民既析而處於新其中傖野蠻昏之民或爲所克伏而亡或與之和同而化而其中立國取衆之規後來居上大抵沿

其便而變所不便者夫治必變而後蒸故土之爲變難而新邦之政圖易其所以然之故殆如是已

同爲殖民而羅馬新國之興遜於希臘甚遠希臘之外屬其文物教化燦爛史册爲古今所豔稱至於羅馬所屬其於大秦解紐之餘能足自立者獨佛羅林司已耳其進盛皆甚遲無有若希臘諸屬之神速者此蓋如前所云其立事不同其緣起亦異移民於幷兼之國則其壞將質一也分地有限遺利無多二也土境毗連故國制之三也事同遣戍不專農工四也希臘分民在在有自由之遂羅馬建國未嘗畀以自主之權其效驗遂不同如此

案稽之西史則知羅馬殖民其事略同後日之西班牙若古巴若斐利賓皆西班牙之殖民地也然常爲舊法所束縛故歷二百餘年不能自進於盛大泊光緒戊戌則以政之不中古巴叛北美起而奪之而其局散矣五十年以往英法狎主齊盟爲歐洲之二强英之政大致類希臘法之政大致宗羅馬若德若瑞典那威荷

蘭丹馬。從夫英者也。若奧若義若西班牙若波陀噶爾。從夫法者也。其風俗既殊。

其宗教亦異。至於今俄猶崛起。其大勢又稍變前矣。

後世殖民新洲。新洲治化無可言。而土著亦稀少。故北美西印之開。以土壤論大類希臘之外屬。且遼邈之矣。而爲故國所制。則又類夫羅馬。然以其地之窎懸。有縱欲遙制而不可得者。則亦彌以與民矣。故得享自由之福者。地實爲之。非故國宗邦所樂與也。民之經營生業也。其風俗儉約。得爲所欲爲。不加抑制。則亦以遼離。卽不得已而縱之。雖以西班牙之政之苛。而亦不能無貸舍。何則。操之過促。則民將舉叛而國自立故也。是故自得新洲殖民以還。其間財富戶口與夫畎畝百工之業。皆大進云。

自新壤之開。西班牙得礦稅。而國賦驟增。惟黃白爲物。其使貪夫心醉。方之他貨爲尤。故南美外屬。以礦著者。皆見重於本國。其徒以殖民稱者。則聽其自爲計已耳。得之雖久。未嘗加經營也。雖然。前之屬不以其見重而休。後之屬亦未以其見忽而病

也若以壤地廣輪與戶口數衡合而評之則西班牙之屬隴乎在他國所屬後矣然若與其未通之時比而論之則不獨他國之屬爲大進即西班牙所屬者其進亦無涯此若利瑪則自內屬以還其戶口至五萬矣若基圖則與利瑪相若矣二者其始皆荒陋僻陋也若墨西哥都近亦十餘萬戶此以較其舊王孟特祖瑪時蓋五倍不啻也西班牙之屬如是至於英國之保斯敦紐約菲勒德爾菲亞則尤進也未爲西班牙所併之初南美諸國若墨西哥若秘魯無馬牛以供挽服其地所前有者獨諸駝耳驅於筋力劣於舊洲之騾耕無耒耜之制民不知冶鑄交易無泉幣通功易事皆以市易掘地破塊則用木臿刀矢以礪石爲之魚鰕以爲飯獸革木皮以爲服其俗純於野番而謂其業盛富庶若既通之後如今日者所必無者矣凡國戶口之蕃彫必視資生之豐嗇而資生之豐嗇又必以能事之進退爲比例此不易之例也故雖西班牙力征其地過用虔劉而二國之民數實今逾古遠特舊種日稀而新種滋殖耳

西班牙而外。殖民之蕃。莫若波陀噶爾之巴西。始以其地之無金。國家所忽置者幾數十年。然以其忽置。外出之民得以無擾。其地亦不期而發盛。當波陀噶爾臣屬西班牙時。荷蘭以舟師攻之巴西。共十四部。而荷蘭得其七。方欲全而有之。適是時波陀噶爾立布蘭汗查爲王。而叛西班牙。同仇合從。則置巴西之役。而波與荷中分之。繼而荷蘭虐波陀噶爾民。民群起驅之。盡復其故所屬地。而巴西與今屬波陀噶爾焉。其民種雜糅。而戶口約六十餘萬。此爲美屬殖民最廣者。

當十五稘之末年。降至十六稘之中葉。天下海權大者。獨波西二國。雖歐洲之商務多屬溫匿斯。而其舟罕出地中海。西班牙始以先至美洲也。則視其地爲已有。雖其力不足以制波陀噶爾。然巴西而外。餘國莫敢問津。其怖畏西班牙如此。法人嘗開步殖民於佛羅力達。西班牙知其事。則聚而殲之。而他國之覬覦遂絕。當是時英國有日興之機。十六稘之末。西班牙舉傾國最勝之海軍。號阿美達者來伐。以人謀之不臧。亦天幸之不相。彫敗殘殺。歸者寥寥。而其力遂不足專美洲而禁他人之分佔

矣迨十七稘之初英法荷蘭丹馬瑞典之民凡其國瀕海而有舟航者紛紛西出各設步立邑於新洲云

若瑞典之民則設步於紐若西至今世異時遷其中尙存瑞典舊家顧其地嘗與荷反至於見奪者以故國輕棄其民於度外也以故國之不加保護故爲鄰封奴約荷蘭人之所吞併至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乃悉入於英轄

丹馬民據所有者僅二小島耳一曰聖妥瑪一曰聖克路支當新洲設步之初地與民多爲公司所掌轄公司者講於本國政府專其地利凡其利之所產與其地之所銷皆公司爲之轉運國家取歲賦於公司往往甚微而民則常爲公司所朘削夫立國之政體多端有民主有君主有世家之主有藩府之主以公司治民者則商賈之主也商賈之主於治制爲最下新殖之地往往用之顧地利將興雖用最下之治制沮之不足而使之勢殺力能有餘輓近丹王議去公司之政新局之興沛然莫禦矣

荷蘭於東西兩印度皆有外屬其治亦始用專利之公司故其勢雖進亦殺而民力

龍。若蘇利南。若那哇比利遮。（一後分爲奴約與紐若西）皆較他國之殖民蕉田爲後矣。然而猶有進。蓋以地廣價廉。而民之來者氣新而志勇。雖以最下治制臨之。其進盛之機自若也。又以去宗國極遠。雖有專較。其閉禁出入者。勢難盡赦。民乃不至於大困。近蘇利南公司以防之難。術乃約歲納百二十五點費者。乃許貿易。其地獨阿非利加販奴之利。則納于之。自此利閉。其民大悅。數年以還。遂極盛矣。他若庫拉斜與倭斯遂斜二島。皆荷屬。而爲大通口岸。無論何國舟出入者。皆無稅。則自閉通以來。幾於柳石田爲沃野矣。

法屬西岱外屬於剛納遂。而亦治之以專利之公司。自衛西斯皮（西山）之舉不行。而剛納遂公司亦求退俱廢。故其地始病而終休。英國與爾福將軍繼伐紀成大名於此。而其地從此爲英屬。稽其戶口。則較二十五年哈勒哇所料計者。蓋倍之矣。哈勒哇者。天主耶穌會教士。自東征西（衛徵）其地者。風土記其所稱者。皆翔實可據依也。

聖多明戈者。科侖波始至之小島也。其後爲法國群盜之所據。爲法令所不及者。將

數十年。及其收之也。亦縱其銜轡。馭之不致峻也。當此之時。其戶口園殖。歲皆大增。雖亦爲專利公司之所治。而進機甚銳。不爲病也。至於公司政廢。其進愈不可遏。西印度諸島。大抵蕪田。而聖多明戈所產。實英屬諸島所總出者。乃足當之。可以見矣。然法國新洲諸鎮。業大抵皆盛。不僅聖多明戈一島而已。

各國殖民新洲。其進盛之略。具如此。至於吾英所屬。比而論之。其火然泉達之機。未有如北美之神速而盛大者。此其所由。有二。腴地廣有。一也。民得自由。二也。顧禍自其前者而觀之。則吾英之地。固次於波西二國之所有者。而戰事未起。彼法人之所據者。固亦不讓於英。然則其神速盛大之所由。必以政制之施。有以便於勞民之興業。而民之樹功享實。其自由而不被侵漁。必大過於法波西三國之所最遠矣。

則諸列而論之。一曰曠田自荒之禁。雖不必盡廢。而行諸英屬者。常嚴於他國。蓋殖民新墾之律。民之占地者。限若干年月。責其地之盡闢。勤墾而萊汙如故者。則他民占領之。自此法立。民雖不緣此而皆勤田。雖不以此而盡治。而十得其七八。則所救

多矣

二曰北美田制不用本國舊律而廢大宗傳長之制有田者死得以分贍諸子雖在長子不過倍之此爲西舊法也故即有古田過廣前法所不及治者得此救之不數十年其地仍析彼波西二邦外屬納沿舊制地與爵俱不得分割外售法屬田制雖無大宗傳長之事得以分畀諸子然有爵之家田雖已售至其子孫法得更贖是故昔人之地遞轉尤難大抵新地之中地以轉售而析者多以傳繼而析者少前謂新地之所以易致興盛者良以田美而多今古田無限而分析甚難則其效與國中田昔而少者均興盛之機由斯失矣又因殖殷進者野邑並重而視野爲多其在新墟倍於舊國故新地在闢民之手足以用於農業者最爲有功租庸蠲三皆由是出自廣封者多民之用力勢不得不舍農而趨他業而殷殖坐減此英屬之地其農功所以常奮而收利爲法波西三國所不及也

三曰英屬稅歛之薄夫其殷殖既豐而其稅歛又薄則民之積聚有餘而興業廣田

登易蓋宗國戰守之費與夫官祿王用之度支從未肯取供於外屬而屬土守防之費轉仰給於宗國者有之故民所出以供上者不外本藩設官理民之費而已夫一國之度支其取以資武備者最爲煩重而內治官祿次之北美之民於前費既已免矣而所謂內治官祿者又取足周事不爲紛繁是用其費益省都護之歲祿理官之廪餼與夫游徼諸從兵吏之月糧益之以修飭道塗濬治溝塍之不可闕者法如是止矣故北美之民未爭自立之先總其歲供不逾六萬四千七百鎊之額以其區區治方數千里三百萬之口而務如此眞道國者所可取法者矣竊嘗推原其由蓋其守兵最鉅之費既出於宗邦而一切禮儀燕饗崇飾聲威之事如都護之立民會之開雖不至於苟且而未嘗甚華即至教宗禮文亦從其質什一教賦所未嘗聞主教者無多民量力鳩錢以養未嘗有定制也其歲費之所以廉在此而賦斂之源從之至於波西二國之屬之事則不然彼方責利於其屬以此爲強大之資則其賦稅無由儉也法蘭西本饒富之國誠不必借力於外藩顧其爲治則一切務爲崇侈以鑽

服其土人蓋與波西二者之所爲等也如秘魯都護新至設文匯重費輒不訾且不倚歲時之費而已平居之豫大奢侈稱之而遠方之民力始痺矣蓋斂之於一時者雖重猶可以蘇而賦之爲常供者德不堪命也且三國教宗皆沿羅馬之舊其節文尤繁其官制亦審什一之賦算及百產而行法嚴峻正宗之外又有苦行教徒行丐自養雖其事非法所許爲第風俗既成父教其子夫詔其妻皆以施予爲福田以吝嗇爲罪棻無名之費滋以益多而教宗之人乃廣積餘資并兼田畝民乃無所措手足矣此其所以不逮於吾英也

四曰鬻產之場英屬殊於他屬也蓋諸國之於其屬也常攻其市而專之藩民之產必道之以本國之民其所求於歐市者亦必轉之以本國之商賈他國商賈不得與也顧其爲壟斷之事則同而所以爲壟斷者則國以異必分而著之乃得晰也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之牽較之公司者矣如是者藩民所欲得之外貨必於公司焉是取藩民所欲售之本產又必於公司焉是輸夫公司者特斤斤然於巳之利否

而已矣屬之榮悴不過計也故有所售則必出之以至貴有所取則必取之以至賤不徒此也使取之而日多入歐之貨其價將日平如是者又非公司之利也則必限而取之使運歐者供常劣求而後可以長持其高價彼非有恨於外屬之民而惡其地產之漸盛也產盛而已之利衰斯遏之而必以計尼之矣是故國而欲其外屬之困敝者計莫便於設專斂之公司往者荷蘭嘗用之矣繼而丹麥亦用之矣至於今則皆窮而知變法蘭西之於其屬也公司之政時作時廢與者獨波陀噶爾於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從各國相率而廢其法之餘乃猶用之於巴西則難索其故者矣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之其國之專門者矣如是者通商有定步舶駛有定時假有非時獨往之舟則必納重費而後許其與公司之政與者其業通國之民皆可操不專較以人而專較以地耳雖然既拘之以專地定[illegible]矣則是於本而商者其勢必利於合而不利於爭利於同而不利於異既合而同其道亦與專較之公司等耳專較故其利皆厚而傷民猶之所買者皆貴所賣者皆賤西班牙以此於其屬者也西印

諸島之中歐貨之痛騰以此一磅之鐵至四便士一磅之銅至九便士他可推矣夫通商之事所取者既貴其所與者必賤此息則彼消歐貨既昂如此土物出口賤如之矣波陀嘠爾之政巴西而外乃同於西班牙阿巴西所用乃尤廢也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諸通國之民不由專商不拘專口者矣如是者雖其專未極於至公然拘斂商賈故其勢不便於爲合而平均爲競爭小執之贏利無由取矣即其屬之民亦可買賤而售貴不若前者之困於合從也自北美墾屬商利之興沿英之私其地利者僅如此法國自密皆斯皮公司既散所以待其屬藩者同此故二國本屬商利皆平不爲藩民所病蓋最公之政以所屬之利公之天下其次公之一國其次公之一口其次專之以一公司英法之所爲雖尚非其最公而方之餘國要爲廉平藩民受賜固已多矣

英屬之所產其著令非本國不得運售者載航海條例中名曰册貨册貨必鬻諸本國其非册貨民得運致他所運售之然其載運舟舶猶必用英產抑本屬者其舟子

柁工全船人數四分之三必英人也。

北美產物其重要者多非册貨若穀麥（米不在內）若材木若脯乾若魚鱐若餹若蔗酒皆不册者其爲物如此而事驗遂有可言者矣。

以穀麥不爲册貨而北美之田功以興蓋新墾之地必以生穀爲大宗使列之册貨而銷場狹病農之害必立見也自聽其運售而田利多厚斯野不督而自闢戶不期而自增寖盛之機實由於此不可忽也。

以材木不爲册貨而榛穢之地日開蓋新得之地林木必多深箐長藤大爲農梗其價甚賤則斬伐之費不嘗烈而焚之抑爲下策自聽其廣售斯化無利爲有利易糜費爲省費斧斤而輟耰鋤始加此與不册穀麥實相資爲用者也。

所由於不册脯乾者始造之國戶口既微而地之加犁者狹則牛羊蕃息勢必大過所需而價爲之賤順其地牛羊牲畜之價須與穀麥之價比例而起夫而後田野有治闢之機此吾於前書所反覆詳論者自脯乾不爲册貨而隨地可售則銷場拓而

牲畜利增此又與前二條之美意相得益彰矣雖然自英王若耳治第三以皮革爲冊貨而北美牛羊之價遂減也

所出於不冊魚鱐者英爲島國以多舟船民習走海爲保國要圖故無論本屬漁利皆政府之所重廣其銷場厚其利資所以勸之當北美未爭自立之先紐英倫漁業甲天下不列顛三島之中嘗以獎政募民伐鯨而終無大效而紐英倫伐鯨之業民不待獎而自趨其產銷於西班牙波陀噶爾泊地中海四周諸國亦其地物產之一大宗也

至於餹酒二物先是餹本冊貨至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北美餹戶以爲言則貨舍之廟雖不冊而銷於本英者日多所餘以波及諸國者至有限餹市日盛故雜彞諾各島蔗田亦日闢二十年來所增治爲不少矣然其銷市終什九在英而什一在諸國也故餹之一貨雖冊與不冊同至於蔗酒爲製餹餘業而運銷阿非利加者以此爲大宗常以蔗酒往貿以黑奴返業蔗之傭大抵皆採皮之種矣

向使北美所產若穀麥，若麻枲，若魚鱗，皆著之爲冊貨，而必於本英是售，將主者日蹙，而奪本英土貨之利。故向於北美諸物，或冊或不冊，若非爲諸民計利否也，防其漏卮，使吾英土貨滯鬱而已。是以不冊之貨，有運英者，爲犯科也。其立法之始，固出於私，而美屬之民幸以利。

不冊之貨，宜可以運行諸國者也，然亦祇指不盡然。如材木，如稻粳，其始皆冊貨，繼而罷之，而令所售必法蘭西以南諸國而後可，此若耳治第三之令也。俄而凡非冊貨，其運售皆循此例。考所由然，蓋因英爲製造之國，而法以北民亦業製造，其勢可與英爭，設屬與之通，則運回之貨，將使英民利奪。至如波西以南，則製造粗疏，爲英所不忌者矣。

其所謂冊貨者有二。一產於北美，而爲吾英之所無者，此如蔗餳、加非、棉、醬、菸葉、椒、薑、鯨鬚、野蘭木、楄腿皮、靛青、染木之類是已。一雖非北美專產，而本英所銷，多致諸歐洲他國者，此如造舟材木、檣、衡、杆、艄、斮架之桼、松脂、石油、生鐵、銅升。（英產鐵

國而當時本產不足用如此可以觀今昔矣）牛羊皮革海藻之灰之類是已蓋納前之貨雖多於英之本產利無所奪且其物既爲北美所獨產各國所共資致之於英所以得居間之利納後之貨雖非北美專產而英產既不足於供而時求於外矣得此則可以奪諸國之利而於英無損第上下於榷稅之間尙可使諸國之產皆於美屬之產而美屬之產又貴於本英之所產也此又言保商之術者所以嗜進出之差使之轉貨爲正之一術矣

既云不冊材木矣而獨冊造舟之材此所謂多所牴牾者使此令果行於北美開山伐林之事必生沮礙而墾功以難幸一千七百三年瑞典松黍公司於運英之貨忽欲加價而限其額於是英人大恐議院謀所以抵制之者則立獎政以勸北美之木商銷市雖隘而貨價則高二者乘除猶有所進北美舉務乃不衰也

其冊生鐵使之由美運英也亦然雖銷場坐隘而大減其入國之征由餘國至者所不敢望也由前之事而北美之冶業減由後之事而北美之冶業增夫冶必資薪炭

耕犁之費莫冶若也薪炭用廣故林菲日祛而可耕之地漸拓凡此皆令行而新造之北美受其厚賜者也雖然制令之家於北美之利害不徒無慨於其心且亦智慮所弗及制令者自適己事而與北美之利偶有合耳無所用其德怨者也

商通而無一切之苛禁者獨行於北美西印兩英屬之間耳百貨暢流無册不册之異以故二屬皆休互爲所產之銷市民庶而財阜通之爲效如此若本英之於其屬雖較他邦爲愈而彼是之畛未能盡祛故所銷者多其地之生貨即有製造熟貨皆最粗者而後納之工業之民力能使操國政柄者加厚稅立關禁以絕其精者之來此固言商宗者之所爲也

則試即其所行之事而觀之今如西印糖餳來英者每百磅征六先令四便士此不稅也而白者則加至一鎊一先令一便士已不倫矣至於晶餳成鋌者乃至征四鎊二先令五便士有奇此何爲者夫使餳列爲册貨必售於英而精者又設爲不倫之稅如此無異使外屬之業餳者必產其粗勿爲其精欲其精者必成於本英之製造

此其所以爲壟斷也。由是英法所屬之地，皆有蔗田。爲法所有，則餹業興；轉爲英屬，則餹業廢。何則？法無此令故也。往者古泠那達之屬法也，提湅之廠，所在多有。及其入英，此廠隨閉。至於今日，此提餹者不過二三區，以供本屬所銷而已。又若生鐵，亦册貨也。減榷納之，可謂優矣，而至鍊鋼拉機，則懸之厲禁。蓋此類熟貨，不徒禁其自製以運售，且本屬所用，亦必仰之於英而後可。大宗熟貨如此，至於冠履之工，氈罽之業，亦立之條令，使諸部不得互供。舟漕車輓，犯者沒官。是使屬地之民，凡有熟貨，銷市既以不廣，分功因之不繁。生事所需，終於劣苦。政之不中，而皆商宗計學保商一言致之耳。

民各具其勢力，地各有其土宜。成群地著之後，有特居上之權勢，或强弱之不齊，禁其自然之利，使不得盡其智力，裁成土宜，以用享交通者，此其爲滅理背天之尤，而賊斯民天職者，不待論矣。顧英民雖待其屬如是，而北美終克有立者，則亦有故。蓋北美屬地廣厥，動植繁富。百餘年來，向爲新闢地。賤而易有，民稀而工貴。彼方爲治

剛斷刈之不暇固未遑及精者之熟貨也是故凡有所措轉不若以其生貨易之於英歐之為使則雖不立之禁彼將自不為之故禁亦於彼無害顧禁設則北美之民權奪而以內附為羞況所禁無理徒快本國工商妬娼之私於國計固無補也繼今數十年北美之治益進此禁不獨大害見矣

北美之册貨者英既縱而有之則入國之時當減其稅以相報他國至者物同而稅之高下懸其商利遜之矣有欲得之貨或立獎令以勸其來或減稅者若醋若菸葉若鐵至而得獎者若野蔴若麻枲若靛青若木材若凡海舶之所用夫以獎招所屬之商此其政獨英行之他國則否他國所以待其屬者獨減權耳若波陀噶爾則為禁他國同業之商使專其事此則吾英所未嘗為者矣

藩民之用歐貨必轉於英然亦有所縱貨不若他國待其屬者之苛也舊法英買藩貨他邦若以復出則還舊納之稅所以利行也至於藩屬法既必轉之於英雖不盡還當無不可而英人不為此藩民之利也故歐貨之行北美者往往較在本英為

濂獨至英王若耳治第三時。始令不舉助絹齊征之稅。而酒布絺紵之倫猶全擊之。英與屬通。定其章程條例者多。一時之商賈。故爲商利計者有餘。爲國與屬之公利計者不足。彼既取其地所銷之歐貨而專其市。有所販運。又必無損於其在英所治之業者而後爲之。雖美屬地產之利。由此而豐。不暇顧也。歐產之貨。轉英而入美者。皆有擊遝。擊遝則無稅。而本英之產則稅之。此於本國又有損。而議者亦不暇念也。是此令行。英之關榷既減。而製造之產行於其屬者。轉不若他國之本輕而易行。爲法如此。可謂傎矣。英國麻布之業。頗歲以來。不能甚盛者。正以其行於北美者不若德產之易銷也。

顧英之刻畫其屬者。止於通商已耳。一時商宗之說大行。各國所爲莫不如此。有求不爲風氣所移而不得者。至於他政之施。因俗游平公而爲各國所遠不逮者矣。美屬之民。與本國之齊民。尚得公舉議員。若英議院。官取於民。必經公諾。否則有失之賦不得加。門家蠲宗以至巢漂小民。苟不犯法。自執制以下。文若理官。武若鎮將。

無所畏也議會之制略仿本英之民院而尤平均行法之吏祿廩優厚姦無由生有制度局主議法行制若本英之爵院其國新造不以武功無勳貴巨子而局員之選以賢制度局員皆議會所推舉本英不除授也國無世家即有名門舊族亦不過爲鄉里所敬恭而無特優之權勢獨享之利實也故貴賤相安而民氣和輯其議會所得爲者不僅議立法度而已行法之權亦大半屬（英國政體向分立憲行法爲二大綱君主兩議院立憲者也國有所興革議而行之若各部諸司則行法者而君主亦爲行法之魁）其在亢攝提噶及洛德島民得自立統制英亦不加遙制故美屬政體擬之宗邦於民主之制爲尤近民習於自治稍加束溼要矣此所以有近日之不靖也

西班牙波陀噶爾法蘭西三者之於所屬也皆用君權獨主之舊制統會部魁皆國王之所除授地遼而國新造則假之以便宜貪會多廉會寡而屬國之民始病矣從古君權獨制之國其民皆居京國者多行而處鄙遠者多病蓋君王以一國爲私富

無所樂於魚肉小民。而變亂枉直也。鞫讞之下。咫尺君門。雖有尊官。乃無隆勢。而郡遠不然。方且謂非假威權。不足鎮撫。窮發呼籲。大君不聞。長吏貪猾。剸不時至。此其所以病也。自美利堅為諸國分據殖民以還。圖部去都遼遠。為亘古所無。藩民樂利有以自遂其生者。獨英國耳。至於法國。雖緣沿約制。而法令繁悉。足以防奸。其治雖不逮吾英。而勝於波西二國者。遠乎遠矣。

政術之善否。民生進而愈可知。今如西印蔗田。英法二屬之盛。不相遠。以英之政平。民有自由之樂。其不能逾越法度者。本國營業專利害之也。又法人善馭黑奴。蔗田皆資黑奴之用。如牛馬然。地當赤道。陽威酷烈。炙背流汗之苦。白人所不能也。蔗田欲其利之充。觀牧致田畜之良否。蔗田欲其收之厚。亦觀所以馭黑奴者為差。英律識不必殘虐黑奴。然有保惠之政。以田主之過於自由。往往釋不下究。地方官吏。保護黑奴。不令過於凌轢。濫者則收其主而彈治之。而主者或為其部之議員。或為其地之巨室。官吏之勢。乃窒不行。而奴之受虐如故。法之官吏。皆王所遣。於豪民長者

無所忌也。雖家門產業之事，苟欲過問，豈不可者。民之自由坐是以滅，而黑奴之困，又緣此而蘇。民知其奴之不可虐用，則待之多寬。樂於寬假，奴之為主，亦加忠謹慧詰，而田功日善。故主權彌張，其待奴彌虐；待奴彌虐，其田事彌劣。主勢稍屈，其待奴以祥；待奴能祥，其田利亦厚。此蕪業之所以英不及法也。

君主之國，其民之待奴婢常怨；民主之國，其民之待奴婢轉善。此自古皆然，所考諸傳記而可證者也。即如羅馬史載，威得波利以其奴之少忤，令磔之，棄其屍於沼以飼魚。事為沃古斯達所聞，則大怒，責其即縱前奴，且悉放其家僮婢為平人。此見諸羅馬君主之世者也。當其未改政制號公產民主時，即有此事，主奴分重，固可為所欲為，縱極殘忍，吏不得過而問之矣。

案國既為民主矣，則人類平等，有雇役而無奴虜，而後其義始純，無牴牾之弊。設有奴婢，則民以貴賤為差，而轉相隸，必統於一尊，為君主而後可也。故胥謂古無民主，若希臘若羅馬之舊制，乃以權力之均，不相統屬，不得已聚族而為之。此謂

合衆可謂之民主不可何則以其有奴婢故也又以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優時事且既為民主亦無轉為君主之勢由君主轉為民主可由民主而轉為君主不可其轉為君主者皆合衆非眞民主也（又最與民主背馳者莫若兵制故當戰伐紛紜國有額兵動數十萬者亦無眞民主之治）

法屬蔗業之優於英屬者其效又微諸用本之異而見之若墨多明戈諸所法之蔗利大抵歲有贏餘以其有餘所關益廣故法產之增皆其民力之所自為至於吾英之蔗業不然有所增治其母皆鳩諸本國其以餘利增脩者蓋亦寡矣故英屬蔗業之盛非其屬之所自致惟以宗國之富厚溢而為之以比法屬之以餘利拓業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然則法屬蔗業必有其勝英者夫而後有此驗也自我觀之則坐所以用田奴者善耳

歐洲諸國之所有事於其屬者其如此設總其始末而觀之則歐之所得自詡者亦至少耳不獨締造之不足言也即其後日之轉盛亦豈其所致也哉歐人之事北美

也。奮其愚而行其貪而已。蕩心於黃白之二礦。行強暴於其土人。土人於白人。未嘗害也。方其始之待外人也。未嘗不以恩。而白人則奪其地而有之。欺其弱而盜其產。此真無行義之尤者耳。何足道。且即自歐民之適彼而言之。溯所由然。亦未爲吾黨之美也。夫剽猾之民。結黨聯群。專浮海以逐利貴者。微論已。外此則大抵以避地避人往也。紐英倫之實。由於票利丹。（當明季國初之際。英法民奉耶穌教獨嚴。謹言行必依新舊約者。號票利丹。票利丹譯言淨土）居國中而不容。則相率西徙。而創四府於其地矣。羅馬舊教之民。與新教者若冰炭。則避之以適馬理蘭矣。（當時英女王馬理守舊教。故來美者以名其地。蘭言地也）他若括開斯者。（括開斯者亦教宗之小派。譯言戰栗之人。蓋以其常自言戰栗事上帝也）則徙彭斯爾花尼亞矣。凡此皆英民適美者也。波陀噶爾之猶太種人。以異教故。毀其家。亡其產。而竄其身於巴西。於彼而教民蒔耕。游手罪民。始有所附而業焉。是故美洲新壞之實。非實於民上者之前識早計。爲其益國利民者也。實於暴政汚君。淵魚叢爵而已矣。

其開之之事既如此其成之之事又何如買以云乎亦因事會之偶然均之無足道也墨西哥之取也其策不發於西班牙之政府而發於古巴之島酋其事倡於豨鈠之無賴子後雖欲反其議而無由也他若秘魯若智利若餘國大抵皆喜事逐利者自爲之成則其名歸於國家而敗無與焉西班牙如是他國亦莫不如是也南美然北美亦大抵然也（印度之爲英屬亦始於專利公司之自爲其後克來稿練士兵以戰法人奪其地而議有之英之盛自此始也）及其既成而資夾則國家爲著交通之條令章程焉則又令專利之外無餘策也所以抑之者有餘如曰輔相導揚豨恐未嘗有也專利之術國各不同即英之稱平恕者亦此善於彼而已無所謂良法美政者也（甲申越南之事亦法國無賴無藉諸之所爲督其政府而政府從之）然則歐之於美獨無所可言者耶新國百年之間發盛發熾如此未道之先美固未嘗自致於是也若自其一端而言之歐之有造於美者固甚大也則人才是已惟歐爲有才而美得之其草昧以開舍此而外美固無所得於歐也

以下論美洲既通印度海道亦達歐洲因之所獲之大利

美洲所受於歐之利益如此而歐之所受益於美者亦有二焉有自一洲所獲之公益言之者有自殖民諸國所獲之私利言之者自一洲之公益而言之享實一也發業二也何謂享實南北二美勁植五金珠材異品不可究殫自其地通歐之人坐而致之或以資生或以利用或以致飾用宏而享奢先是不能得也何爲發業物不虛至必有與易以其享實之多故出以與易者亦夥與易者夥必民業益盛而後能且此不僅見諸徑與爲易之諸國也若西班牙波陀噶爾法蘭西英倫無論已即不與美徑易而轉之於是四國者若伏蘭德若奧地利若日耳曼凡美產之所至其民之業亦以興麻枲諸業是已故自美通而歐洲產物之銷場皆廣銷場既廣雖欲求民業之不奮有不能者矣

至何噶利波蘭諸國其所產之物未嘗一至美洲則民業盛衰宜若無與於美之通塞者然自其國於美產之餹菸椰醬皆納而銷之有其入者則固必有其出者雖不

必徑入於美。而必入於為美轉輸之國。而後饋於椰特可得而來也。是何嘅利波蘭有產。而饋於椰特為之價值。而後有其交易之事。凡此皆美洲未通之初。所未嘗有者也。交易降繁。而物價以起。價起而民業廢。故雖無所致於美。而得美之益自若。然此雖無所致於美。猶有所受於美。特迂回而後通耳。國固有無所致於美。且無所受於美。而受美通之利者。但使其國與通美者通。通美者商市既廣矣。民業既殷矣。以其國之如富出以他易者多。而是國與之為市。則其舊有之產價值將增。價增則民之致是產者奮。而歲殖坐廣焉。是其利亦緣美通而後有也。夫何必有所致於美。亦何必有所受於美乎。此猶水矣。一川受漲。百支皆盈。國之脈絡互通。有如是者。不必徑為交易也。

是故使殖民之地通商必限於本國者。其享實發業一二者。皆微。此不獨各國受其損也。而殖民地之所損尤深。猶浚川而塞其源。省機而絀其括。凡宜行者皆不行。而宜勤者舉不動矣。蓋通商之利既為本國之所專。其產之銷於餘國者。自益貴則其銷

狹。銷狹則屬之民業不蕃。而諸國享實發業之利寡微。享實微者。其物價貴也。發業微者。其收利薄也。且通屬之利。既爲本國之所專矣。各國之產。致諸其屬者。其價亦昂。昂則其銷狹。狹故各國之民業減。而屬地之享實發業寡微。然則一國行其專利之私。其害禍及於諸國。而殖民地之所損尤深也。彼距諸國。令不得分其屬之商利。而令其屬必與一本國爲通。夫禁一國而通其餘。與禁其餘而通一國者。其商業之廣狹大有閒矣。雖然一新壤之通利之所以大者。以其物產之日蕃。而出以爲通者衆也。故得一美可以餉諸歐。自專利之術行。其產之宜蕃者且大減。即專其利者。終之亦曷嘗利乎。此所謂小智大愚者也。

開通美洲之利。自全歐之公者言之如此。而自殖民之國之私者言之。則亦有二焉。屬地之所同者一也。美利堅之所獨者二也。國之大者。皆有其屬。或省或部或藩。皆有其當倂之職供。故自其同者而言之。則美屬之於人國也。猶之一省一部而已。自其所獨者言之。則諸國殖民於此。固各有其利焉。請先其所同者。

屬之通議兵役也財賦也兵役所以爲藩衛財賦所以爲詔祿古者羅馬外藩二者或兼之或取一焉而希臘之殖民地宗國有外侮則出兵以助之至歲幣之供從未嘗有蓋其民外徙常爲自立之國宗邦不得視以爲屬而臨制控馭之也故無事則爲友邦急難則相赴無君臣主屬之分可以相責治也

北美之於歐雖號爲屬國而遣兵藩衛本國之事未之嘗聞蓋勢不可也萊汗條爾戶口滋多即有民兵以之自衛數且不足至於有事不特無所遣發且以屬壤與外之故敵所覬覦宗邦兵力常以兼顧而分故晚歐諸國徒以兵力而論方以多占外屬而弱不以廣有新地而強也

案斯密氏此說在當時已然而至今尙爾海軍陸師侵耗民力之尤大者厥英爲諸國急不敢暇者亦坐屬境多耳英得印度之初戰守之費以京垓滋潤計則其他如南極之澳洲如南非之好望角如北美之剛那達以財賦兵役言於本國均爲有損光緒初年俄土之戰英得地中海之東極衍島名塞布剌斯者至今以爲

梁斯賓塞爾言國家常以辟拓疆土爲事然得一無益之地虛本國之財力以守之則於國常有損失之又大頗威名則何異引磨之礱以石自縛其項耶然而至今英德俄法諸國猶斷斷於非亞澳三洲之殖民地不惜爲出兵力以守且爭之者非曰國家財賦兵役有所利也實以得之則人民有所殖物產有所銷此其所以不惜大張海陸之兵以力持之之故也中國地大物博稅薄而民勤歐洲與之互市有其全利無其少費此所爲操萬全之算者近者英人貝勒斯福遊華歸而著說主大開門戶之說而黜瓜分之議彼固計利而動夫豈有愛於我也哉

藩屬以財賦豐佐宗邦稍資文理武備之用者獨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之屬有之餘國所收於其屬者平時已不敷費戰爭則尤不供吾英之屬尤甚故國有外屬常耗國財欲以裒益度支未嘗有也

故自屬地之所同者言之則奚爲屬未見其於吾歐有所益也第自英屬之所獨具者言之則其利誠不可以一二盡也蓋諸國之樂有屬也意在專其商利而已彼以

謂專其贏利則本國享實發業二者之事皆進享實進者其册貨非轉於本國則不得銷餘國求册貨者必由於本國如是則本國取之以廉各國取之以貴此享實之事優於各國也發業進者取彼之貨既廉則與彼之貨必貴各國所不能也如是則以本國熟貨易屬之生貨本國則出少而易多各國則與多而取少故熟貨價善價善故其業奮此發業之事優於各國也

雖然彼所謂利本國者非眞利也特相形而利耳有與其鄰比廬而居者欲其所居之高塏則汙其鄰之址以形其高此非眞能爲高也大水時至無救於淪沒專其闠之市以他國之薄爲己之厚者非能使享實發業之利眞有所進也特抑他國之利以形其進耳如英屬馬理蘭及威占尼亞二部之菸葉英全壟斷之必由英而後波及法則菸之價固在英廉而在法貴雖然此特相形見廉而非眞廉也向使英於前二部者縱各國公享其利而未嘗設爲專市之禁則馬與威之菸葉其銷場數倍加廣銷場廣則其產菸之業必奮而加多多則其利與耕平與耕平則其價乃大賤當

此之時英之熟貨所出以與馬若威爲易者其所得之贏必過於今數倍不寧然則使無專市之禁享實發采二者英與各國將同時而皆優英之商利必大於今可決也顧英欲獨進於此則不能也欲進於此必自均之各國始所收之贏因可以至廉所出之熟貨亦可以至貴而欲廉於他國之得於貴於他國之售貨則求其果而先破其因必不得矣蓋眞利者公利公私固不兩立也

●案斯密氏此論實能窺天道之全蓋未有不自損而能損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無益於己者此人道絕大公例也公例之行常信於大且遠者自其小且近者而微之則或隱而不見因緣遂繁難以悉察故也而公例之行實自若常人信道不篤則常取小近者以爲微此何異見輕毳之升而疑萬物親地之理與通吸力之公例爲不信乎嗟乎使公而後利之例不行則人類滅久而天演終於至治之說舉無當矣斯密氏之論豈止爲商務一端發哉

以其欲得相形之利故其專己也惟恐不篤而距人也惟恐不深而吾英之於其屬

也由此而可收之眞利失矣且豈徒失其屬之眞利而已其本國向所已興之商業所前開之利源由此而眞損者有之由此而相形見損者亦有之

蓋自英專其屬之商利也餘國之母本用於北美商業者不得不收自餘國之母收則英人母財前所以事其地商業之一分者乃今以事其全凡轉歐之貨以給美屬運美之產以銷歐洲者皆出於英民之母本業廣於前而母均在背則歐貨之售於彼者其價不得不昂而美貨之見收於英者其價不能不賤收之者賤而售之者昂其贏率固增大矣此業之贏率獨溢餘業之贏率自細夫用本者固舍細而求鉅則英之母財爭趨於北美商業者勢也且母財衆則商競深此業之商競獨深餘業之商競自淺淺深之際互爲其根而通行之贏率因之而異數稔之後起而察之後之贏率固進於往者之贏率也

是故自航海條例之興其效見商業者二母財偏趨一偏業嚴一也贏率漸變古微今鉅二也是二者不僅見於此例初行之一時例一日行母財一日改趨贏率一日

有變也。

則自母財偏趨而言之。航海條例既立。以還吾英三島之中。國財因爲大進。顧以此例言之。終未若美屬之溯長川增也。夫國財進則歲殖豐。歲殖豐則富餘贏。富餘贏則出以爲通商互市者多。今吾英既取其屬日盛之商業而專之。而其民所斥之母財。其加者不猝與其業之廣狹相副。則母財之由餘業而移注者。勢必日多。而餘業所受之母財。勢必日減。故自航海條例行。英屬之商業日緊。其他所之商業。前與歐洲諸國通者。日蕭索矣。英之工業。前所治辦者。大抵所以行鄰封與地中海諸國者也。至於今則舍近圖遠。皆所以行北美。北美有壟斷之利。而歐洲無之故也。說者謂家德瑪寶以吾英商業之降衰。由於賦稅之無藝。民功之日貴。風俗之日奢。不知此數者皆本於美屬商業大盛之故。蓋不列顛之母財。所以濟商業者。未嘗不鉅。而無如屬地商業之日長。其速率過之。過故不得不資挹注於餘業。挹注既深。則餘業有日退而不能者矣。

今夫英固莫大商國也其積貯甚多其斥埒極廣此自未有美屬而已然及既有美屬納日進往者戈洛慕爾監國則有荷蘭海戰之役當是時英之舟師固較荷蘭爲勍矣即至察理第二之代亦以一英敵荷法之合從而有餘知吾英海權之張必非航海條例之所致矣當彼之時北美始通商業僅芽蘗耳若雅穆加則號瘴癘人所畏足者也若奴約若紐若西則荷蘭之屬壤也若安直瓜若葛羅利納若彭斯爾花尼亞若佐芝亞若那哇斯各地亞則皆狉榛未闢之荒地也其闢而耕者獨馬理蘭與威吉尼亞及紐英倫而已是三者雖甚興發而謂此數十稔之間其戶口財賦發化能自進於今者歐美之人始願所不及者也然則英之富強論者以爲基於美屬之專利此不待辨而知其非矣雖然其富強必有由不由於美屬則由於諸歐之互市使向者歐市商業其蕭索已如今則舟師之盛何由致以此知吾英本歐之商業其先已宏其所以古盛今衰者實由專利於美屬之故向使得美之市而公之於人則本歐商業不至降微而欲得於美者無論優絀之云何皆爲增多而長進者孰與

今日之事得之於美者實皆失之於歐者耶故專利美屬之政於吾英利源謂之有所制裁可謂之有所增進不可也

更自贏率漸變而言之自英專美屬之市不徒斥吾本以治美屬之商業者其贏率大也而餘業之贏率舉大蓋商業之道不及於平流者不止故通行之贏率皆進也且自專利之術行英母之注於美屬者雖日形其多而一國之財不敵衆國自美屬言之失諸國之母而獨得英其治業之母固見少也母少而商競淺故贏率以之高此見於美屬者也以其有所偏趨母處而商競亦淺故贏率亦日高此見諸本英商業者也故自專利術行無論吾英積貯之何如其贏率皆有日高之勢今夫國之進富者庸宜進而贏宜微英進富國也而贏率乃不微而反進者則專利之令爲之也乃今而所云眞損與相形而損者可以見矣蓋設爲專利之令而母財偏趨自母財偏趨而贏率降大贏率大矣則民爲商業必得其專利者而後可爲其不能專利者斯二者之損皆見矣其所眞損者吾商具貨入市求通行之贏率而不能能者必售

之以貴價轉外國之貨以入英者如是行本英之貨於外國者亦如是也統一國而課之其所售者貴矣其所收者亦貴於是所售者少而所收者亦少則享貨發業二者皆微此所謂眞損者也其相形而損者吾有眞損而他國無之如是則彼之勝我者今彌勝我舊之劣我者今乃及我享貨發業二者在彼皆優彼之所售以其廉我奪吾市而彼如故假而吾之物且不至此所謂相形而損者也夫專利者所以優己而絀人者也顧其效乃以優人而絀己向之以是爲長算者特未之思耳

吾英商賈見其貨之本值貴不利爲競而市利常爲他國之所奪則懟其工庸之大而贏率之大遂弗言也此所謂有見於人無見於己者夫熟貨本值之高由於工庸之大者常少而由於贏率之厚者常多也

故自美屬之商務與他所商業什八九皆彫敝者由母本日減耳減於自收以就美之新業者有之爲他國之商之所排而不得不收者亦有之趣其專利則棄其不專利者此歐洲大陸與地中海之周英貨之所以日索也

美屬之商利日厚移母營業者日多歐洲商利日形其微而英之母財祇有此數益於美者損於歐此自收而減者也英之通行贏率高而各國無此則凡非英人專利者餘國之貨常有以傾吾市則雖欲勿收其母而不能此收於見排而減者也向使美屬無專利之政將英之母本用於歐市者如故而美屬之利皆所增如此而謂之長進可也乃今則英之母棄歐而從美而他國之母自美之禁而不得用也亦舍美而實歐英以有專利而贏率日大各國以無專利而贏率獨微二者交行於吾英之商業此相形之損所以日深也

其不知者將謂商業之所虧耗者贏得之多也今美屬商業用專利而母財之贏率以進是美屬商務利吾英也商之爲事逐利資耳遊其贏率之少就其贏率之多商之逐利固然民利斯國利專利之政實以致之專利曷嘗病吾國乎

今夫國之母財果何如用而後爲最利乎自一國而籌之必其所發之業至多所享之實至厚必使其地利民力所蕆登者由此而益宏夫而後有富國之實也通商之

事母財之用其所贍民功之廣狹以復母之疏數爲差今假有千鎊之母而用之於內外之通商期之周年其母始復則國中所贍之民功歲受千鎊之益者也又使一年之中而其本再復三復其國中所贍之民功倍之三之者也則商同業而母財同數者於國之利有大小爲必以復母之疏數爲斷矣是故與遠者通不若近者鄰者而業之紓者不若其徑者今自美屬專利之政行民之用母也反是方舍近而圖遠去徑而從紓其事之果利國否不待論矣

則自其舍近圖遠者而究言之夫母財之用其利於一國者在於速復而信方其收之於本歐之商業而以之經營於美也其復於主人者常遲而難期此不獨道遠使之然也亦以新闢之壤不同歐亞舊邦之故蓋殖民新壤所最乏而最亟者常在母財業之可興而利者至多而本屬之積貯常若其微故以母財爲貨則常供少而求多其勢必仰給於宗國百方舉貸所常負其逋且新屬舉貸之術與本國之事有不同者本國從貸於富者之家約息而舉之新屬所爲則緩其所與通貨者之逋而留

以爲母故貨用於英歲盡可責之償常不過三分之一全母之復延緩至於四五稔者有之其遲者亦不在三歲以下也如是則千鎊之母其所爲購功發業之用而爲勞民之所資者固等於歲二百鎊而已何則其每歲之所復所得散以爲勸功發業之用者止於十之二故也夫通貨緩償於斥母者未嘗無所損也雖所售貨價之極高有過期應責之息利與更約展期之中償如此之利合而計之以補所失於緩償者常有餘然而母財之家所前失者則既復矣而國與民之所失者未由復也故國有母財用於遲復之業者主人之利可以甚優而通國之利必有所損斷功者微而地利與民力之所登者舉以不進故也北美西印之商業其母之復不僅常遲久也且常無定而難則以比歐之商業相懸遠矣

則更自其舍徑從紆者而窮極之美屬之册貨其至於英市者皆大過於英之所歲銷故其勢不得不更出之以售於他國英之母財遂不得不舍通商之徑者而從通商之紆者矣今如馬理蘭威吉尼亞二部之菸葉其歲至於英者率九萬六千豨首

而三島之所能濟者不過萬四千噸首而已其八萬二千噸首有餘之旅業必致諸法荷與地中海各國而後利生焉然則英之母財所歲用以轉此滋收之旅業以易貨若銀於法荷與地中海諸國者其所從皆紆而不徑矣或謂商業顧利何如耳苟紆而利何必徑爲不知誤一業之利否固當從一國而言之紆之通商利於商者或有之矣自一國言則固害也若前事計其母財之何時復則待復於美者又益之以待復於諸國者而後可也待於美者已不下三四稔矣所待復於諸國者以一稔言則全母之復於英非五稔而遙固不可也美業千鎊之用其鼓養勞民不過均於二百矣則益以諸國之爲紆其勸功發業之用又下於彼可知也向使爲若威之旅不列於册貨而縱各國之料輸則旅之來英者其數不能遠過於所銷而英致各國之貨將不以旅而以熟貨則英之發產也必相歐美諸市之所利銷者而爲之必不若今之專爲美產而置餘市於不事使之坐蕭索矣今者吾英之通商倘爲一紆而置其諸徑使不專利則將廣於衆徑而狹於一紆徑之業多則母復易而有板母復易

而有恆其數雖劣於今之所施而所以贍一國之民功治一國之地產者固將進於今日況不劣而且加多也耶如是則英之母財常處於有餘以其有餘因之發業以治地可也以廣製造可也以拓商業又可也夫母財降多則贏率自減贏率減則致貨廉。[illegible]入歐市也勢莫能與之爭而常執商國之牛耳孰與今日之事業歐從美而常相形見拙也哉

專利之政使英之母財舍近圖遠去徑從紆矣獨不止此則又使經商者舍內外互通之中策而漸逐純行國外之捐商也夫然則母財之用其贍功發業之利歸於英民者愈微散而之他國者愈衆即如北美菸葉吾英籠而收之銷而不盡者至於八萬二千斤首乃出以與歐之他邦爲易然而是所易者英又不能盡也則又轉之於屬地銷焉此如日耳曼荷蘭之麻貨是已英之粟此者大抵皆捐商也其出以轉此菸葉麻貨者所有益於英之民力地利者至微而蒙其實利者美之種菸日耳曼與荷蘭之績麻者耳

今夫一國之民之爲工商也。其勢常宜於分而不利於聚。務爲其雜遝均平。而病其專一獨重。蓋分而雜。則雖世變猝乘。其事常有以相救。專而聚者。不幸有梗。舉國皆發矣。此其所以危也。且欲其分而雜者。初無待操政柄者以術致之也。任物情之自然。則一國民業常如此。若由分而聚。由雜而一。則十八九皆操柄者之所爲也。若英之於其屬也。使不盡於專市之利。而任各國之交通。則英之商業。不以軒輊易趨。必無舍歐從美之局。自設爲專市。而利塗之難易厚薄判焉。本歐之商業始寥落。而不均之局破矣。於是持財之用。乃違其業小道而注於一大支。雖有舍近圖遠去徑從紆降通商中業而爲愈下之搯商。種種之弊。而人各顧私。雖病國不知卹也。其專且聚如此。其工商之局。乃難固而易危。其民氣政謀。亦常鬱而不暢。方今之勢。如人身之病微瘀。一脈盛漲。而餘常之經首皆虛。身虛無聊。畢由此起。其血未嘗不多也。其氣未嘗不盛也。而轉不若常人之安帖者。孤脈偏輿。一有塞絕。大命將逆之故也。通國工商之業。持本之用。既以法驅之使趨於一塗。萬一有梗。民且狼顧。極而著者。西方之欲

自絕已見端矣國民閉命緩償勿忘雖往者西班牙之海旅來瀕法蘭西之傾國見伐都邑之中未嘗有此象也蓋至是而專市之失策見矣假令西道之梗僅以數年吾商將以焚舟吾工將以破器而夥股群傭皆爲難矣徒營於一時之近利而不知衆此適彼資無利之可收倘使一塗偏勝擁腫無論且國之大命懸其通塞則不通計學之士豈可預人財政也哉嗚乎可以鑒矣

顧居今而徒咎既往訾昨非無益也道在補救已然消弭未然而已而補救消弭之術當如何曰取專市之令而能之使之大通而無沮得此則英民之母本雖欲無收之而他用不能收之於西而發之於東抑之於美者即所以驅之就歐浸假而民之役財興業自擇於平而無所偏競蓋欲其與一國之地利民材相劑邦交之形勢相課有其利而無其害者無他因任自然不加束縛馽縶而已其利用自由以開之亦即用自由以永之舍是無長策也雖然猶有患弛專市之禁縱各國交午於吾局之中於舊有之商民且大不便其一時之不便尚可忍也誠恐有不可復之沈失則若

之何。今且無言其他。即如前者裝運八萬疏首有餘之海舶。來將無用而坐廢。此不可謂非大損矣。故商宗計家之為政。其害政之深。即在於此等不獨行之而國受其斂也。欲為補救。往往大難。踏之則其禍日深。革之則其惡立見。然則前者之政。其革除固不可緩也。而先後疾徐之間。重輕趨避之際。宜如何出之而後國蒙其利。而民不至於不堪。則在當國之權衡。而非吾所得詳論者矣。

案斯密氏著論之頃。即北美自立國事紛紜之時。故惜其言長如此。至云專利之政不可不革。而革之不能無大損。則其言誠有過慮者。自事後觀之。斯密氏之言。尚無驗也。英國財政。凡變革商宗學者之所為。皆大利而無少害。此亦前人始計所不及者也。蓋工商民業之中。國家去一禁制。而增一鼓舞之神。雖有不便。特見於一偏一隅。而民氣之所發舒。新業之所導持。為利至衆。償之不止於有餘。且轉移至速。前之不便。瞬息無所。叔季之國。敝政多有。民坐守其利。謂改革則奪所安享者。故常出死力與更張者為難。迨其既行。人人皆利。則亦自失。故曰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由來舊矣。

頃者北美自立議行。十二部之民群起。告絕於英。英之失其專市之利者。餘一年矣。事起倉猝之間。非國人豫計之所及。則於吾工商二業之民最病。顧其害若泯然不見於國中者。非眞通商之廣遠。而前者之存亡爲無足數也。適有天幸救敝扶傾。與相乘除。乃不覺耳。此其事有五。可歷指而見者也。一。未事之先。彼民知英貨之將絕。則籠諸貨。盡所有也。二。荷蘭與北地諸貨。往與吾英爭市者。適爲西班牙之所敗也。三。俄土二國息爭。英之物產大通銷場乍闢也。四。那威瑞典丹馬芬蘭諸北部。英市日增。近歲尤盛也。五。波蘭往日自封。又以國貧不納外貨。比經瓜分。內亂亦敉。毋財輻湊百產川流也。此五者獨北部英市日闢爲可常之利。其餘皆偶而暫者耳。而北美專利之失。則永不可復者也。以暫救常。慮不相及。然得此。終殺其突來之感。而英國役財興業之家。得及時謀所以趨避者。則北美雖失。其於英終不至甚病可也。

是故自吾術而言之。取外屬而專其市利。不獨使吾國役財逐利之民。意有所偏重

也其勢且使民舍近而圖遠去徑而從紆置本國與他國之交通而趨爲他人轉貨之捐業統此四端終於一損一損云何國之母財其贍功發業日由多而趨少耳且民業既偏於其屬而餘國之市以利薄而置之矣則其國之工業必舍其備有而趨於孤行商之役財必違其不傾而瀕於易危凡此皆爲國理財者之所忌也而貪近見小者不知之今夫國有外屬以之殖民則有益於過庶以之通貨則有益於進富固莫大之利也乃以貪專利之私而叢弊以起豈不惜哉

雖然國有新屬其所開之利源甚鉅專利之弊有以損之而其利國自若向使因任自然則有此美屬乃爲英產所銷諸本國本洲而尙有餘者開一至大之新市通美之貨非移其通歐者以通之使西增而東損乃舊產之外新產見增而國殖愈益饒衍一業之興皆爲國廣利源一母之用皆爲民增食力而非變其舊有者以從其新且聽各國與我平均爲競爭之商業贏率不至於獨優而爲母財偏趨之害國之物價以高如此則吾英之有此屬也以新市而鼓新功以新功而增新產以新產而得

新利他所之利一如其初而所收於屬者皆其創獲如是則謂之加富誰曰不然

自其設為專利之政而各國商業不得平均為競於其中於是英以專權而贏率獨大勢既不平民乃爭趨而舊市舊業乃漸廢矣夫設為專利之政者固明明欲吾國商業在彼獨優也使不求此又何為而專其市乎乃不謂利固專矣而國中母財之為用乃從之益遂從之益紓益遂益紓則同一母財其養民之量以遂殖產之效以微且由是而國之歲殖宜舒者轉蹙民之積畜宜疾者乃緩然則自專利於吾屬不僅賂功發業之效衰也而母財且緣此而不進前之弊見於今日者猶淺後之弊見於他日者滋深也

然而屬境通商之利尙自若也雖有專利之為害而以其利之甚宏有以權其害而大有餘於美之所益殊較於歐之所亡為多新產之所增新母之所贈其於吾英雖有所奪而所殖之利過之此非專利之無所損也損矣不敵其益而幸有此餘也而昧者不知其然則以謂吾英之益富惟專利而後得之英之益富非專利之所能得

也。屬境利之甚宏。雖經專利之損。而猶有大餘耳。

美之所受於歐者。其貨固多熟而少生。新墾之壤。農功最利。田賤而土肥。由是以所多易所缺者。皆農民之所產。又以其地廣而丁稀也。手足之勤。皆在隴畝。民雖欲為工有不暇也。故凡其群所仰之熟貨。無問為需為饒。皆以取易於人而不自產為便。此所以求熟貨於歐者。如此其殷。故自美通而歐之工商大利。工商利矣。轉之而農民亦利。由是而田野益闢。稼穡益多。牛羊益蕃。養生送死之資。舉不勝用焉。此新壤開通而歐洲所受之實益也。

外屬之商利。通熟貨固矣。然必謂國有甚盛方興之外屬。但專其市。則其國製造必出之大利。前有之物產。可使加繁。未有之工業。可使興起。則又甚非之說也。西班牙波陀鳴爾之未有外屬也。固歐洲製造之國也。其外屬壤腴產博。為諸國外屬之所無。而二國得此。國中工業。轉以日微。至於今所有孑遺耗矣。是何故歟。蓋得一外屬則增一銷場。其國享貿發業之事。固宜加休。而自其專市。則所收利減。然以政理之

差乎天事之相剮。故雖減而猶有餘。且所餘猶甚豐者。吾英是也。外屬之利。既以專利減矣。而害之者猶不止此。則外屬之利不見。而以病民者。彼西波二國是也。英之所專於其屬者。有挪貨非挪貨之殊。而二國則盡所產籠之。而意尤重礦。嚴黃白二金出口之禁。使其國因金賤而百價加騰。且征收無藝。出口之稅既重。國產無以競市於遠方。稅關林立。一國之中。轉輸皆窒。其尤不善者。刑罰不中。以財貨法。遂使契徵不信。貿劑虛存。小民勤動作苦。而豪猾專事侵欺。此雖在至富之國。有一於此。足以耗之。矧乎其將集而并用者耶。雖有美屬。何救乎。

案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政窳民漓。由來遠矣。受天主舊教之害最深。雖處群雄之間。民懷自奮之意。而神甫力大。有以制之。使改紀易轍。其道無由。頃者丙申丁酉之間。古巴民詆。美國奉辭弔伐。西班牙大敗。諸屬皆失。使其治而不革。則十年以往。善則為法蘭西之革命。不善則為波蘭之瓜分。舊教之為禍。豈不烈哉。

若夫吾英之事。則大異此。專市固也。外此殆無往而不與是二邦者反矣。雖束縛之

政有未盡祛而吾國工商之自由殆歐洲諸國所不逮產出國則無稅國中百貨通流不徵無稅已也舍譏關關而貪猾無沮撓之柄故民不罣無形之害其便利尤多若夫極善之政亦有之矣法平而令信民權獨伸雖國君之親戚將相之貴官億兆之鉅子有毫末侵欺小民者法必及之即以衆國重費不得已而有取於民非俟民之自諾不得強也夫人情誠重自主彼知吾勞苦所獲可終保而長享也斯不驅而馳不賞而勸矣

案英之民非能使其君之皆仁其吏之皆廉潔也能為之制使雖有暴君無所奮其暴雖有貪吏無由行其貪此其國所以一強而不可弱也他若西班牙俄羅斯民之智德力皆下故得賢主察相則大強得庸主懦將則大弱如是之國雖暫強不足畏矣何則國主之賢不肖可以旦莫懸而民羣之愚智國俗之競否誠未易以百年變也

英民之工業日恢必非專其局之市之所致也專市於工業固無益也禁其爲以爲

新易其近以爲遠轉其徑而數者以爲紆而疏夫近也徑也數也商國之利而贍功發業之所以多也乃今而爲遠爲紆爲疏則同此母財其所食之民功坐少然則專市之於工業非徒無益也實且損之明矣故專市商宗所行之政也欲損人以爲已利也乃人固損矣損各國者淺損其屬者深而已又未嘗收錙銖之利且從而得損焉使操商宗之說者識悟其然未見其樂出此也

夫富國之道無他求蕃殖之進云爾進蕃殖者必豁母財豁母財者必廣積貯廣積貯者必厚其民之歲入厚其民之歲入者必取租庸贏三者而並進之專利之政於租庸贏三者固何若乎先言其庸自專利之政行則無論母財之多寡贍功養民之效皆由大而入微故勞民之得資亦由多而趨寡今夫母財非徒得也始於積畜而後有民之得資既日寡矣其積畜之效亦以日退遲則母財不進而養功之量愈狹進富之效斯可見已故功庸者蕃殖積貯之一大源也自專利行而功庸以薄次言其租則以贏率之忽增也其勢有以害田野之治闢蓋役財治田之利視未治

之前與治之之後所收之利之差即若課贏使是贏率過於經商者之贏率則民之用母也將由商而趨農不及則由農而趨商故政有以使經商贏率之日多者皆形治田之利使降少也惟專利之政田利過者抑之使弗過田利不及者甚之使愈不及使弗過者禁母之趨農也使愈不及者勸母之避農也然則專利之政名進商業之贏率實無異沮民之治田矣治田既稀田租斯劣夫田租者又歲殖積貯之一大源也專利行而租亦以減且其害不止此自贏率之日高貸貢息錢從之日大常法買田皆計歲收而定價價之年數故息率起則年數少息率降則年數多如是則專利之政其害本業者既使田租之降寡矣又使田價之日微

租與庸如此然則專利之政所獨利者贏矣雖然自其小而易見者言之則贏率誠以此而進逐末之利誠以此而優顧自其政出國之積貯日微則自其大且遠者言之所進亦不敵其所退也蓋商國之計贏率微而母財鉅者其歲殖終過於贏率鉅而母財微者也專利之政既使母財微矣則贏率雖鉅所得固不償失也

由是而觀之專利之行於庸於租於贏幾可謂其無一利其所利者不過本國之中一業之民已耳餘民固皆害也至於他國則其民皆害而非所利者矣

夫專利之所以利於吝嗇者非他徒以贏率致高故耳贏率高所益聚而所損多既如此矣若更即已事而觀之則將見彼所謂益者有大損焉即伏其中其深且遠有加於前而無不及又以見獨利之必不利也蓋自贏率致高而吝嗇謙儉之情坐毀故也夫經商之家計利析秋毫固與者最以謙儉著者也自贏率忽高彼以爲豪侈雍容而後與其處境相合則前謂儉謙之德者厭其爲吝嗇棄若弁髦焉今夫多財之貲廣畜之家者人情之所歆羨也以其歆羨而則傚生其爲國俗先導者過於他等之民也主人儉則傭作之徒侶亦儉主人奢則傭作之徒侶亦奢初非有意相師習也風氣滑移若不自知由此則一國之內向執生利之功而最能積財者其銖累寸纍之機息矣積貯既微母財自薄母財薄則無以加賑勞民而向之將以日充者今且見其日狹生利之功烏由進而益盛乎不觀於克諦支力斯彭二邑之商乎其贏

得可謂優矣。而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之母財，未嘗進也。其民之貧，乃未嘗改也。商
固富矣。其於振貧勸功二者之事，何翅霄壤不侔之率，以收數倍之贏。然是二邑之
商，不徒欲益國之母財有不克也。且於已之母財，欲爲其持滿守舊而猶難。故二邑
之商最肩，而其中商業之母財，方且仰貲於外國。外母闌入，則欲以計去之而挈較
之令乃愈嚴。愈嚴乃愈病。今試取是二邑之商，權以與荷蘭之安豪斯他丹者較，則
所由羸率低昂，而商品與商德從而大殊者，顯然見矣。若吾倫敦之商，則介乎西波
荷蘭二者之閒者也。以比西波之商，固未若其豪侈；而比荷蘭之商，則又遜其恭儉。
然而倫敦之賈，以嗜其富厚，則上比荷蘭固不足，下方西波猶有餘。此其故豈不明
哉。英諺有之曰：跛來者報往。然則人之不節者，不必見其揮霍而後知也。當其所以
得之不難，夫已可決矣。

是故專利之政，於天下之衆，既無往而不傷，率之其所欲益之家，亦未嘗以終益。然
則彼操商宗之說者，何利焉。今夫以一國之力，廣辟幅員，不過爲物產通其銷售之

路者。此以商賈之道謀國者也。然使賈人謀國。其計將不出此。必也有謀國之人而爲商賈之所用者。夫而後計出此耳。今有人於此。謂賈者曰。若爲我置名田。而我之歸衣裳冠履也。將惟爾肆乎取之。雖價貴於他肆之所售者。吾不他往也。則雖天下愚賈。其應是言。未必如響也。又謂之曰。設有人焉。旣爲向者之人出金置田矣。吾令施惠之家。責受田者。其家苟有所需。必爾肆之是取。如此則天下之賈。皆欲之矣。今者今英之民。所謂出金置田者也。而美屬墾荒之民。則空手受田者也。而責購物必於其肆者。則英商也。嚮者吾英以其民治生之或難也。則出貲經營廣田於數萬里之外。其田價固甚廉。非若本英之計收爲償。約三十年而得復之常例也。其田纍幾無垠。而所以爲償者。不過其始覓地之費。繼則巡守之費。終則劫奪之費已耳。土壤上腴。廣袤莫極。至其地者。任情自占。在在可加手足之烈。而大有功。方其始也。歲之所出。不擇國。皆可售。如是垂三四十年。（自一千六百二十年至一千六百六十年）而戶口大盛。富厚有加。及是時而吾英商賈逐利之民。乃群起而責專市之政矣。夫

是商賈者。於始者遊地之費。後者治地之費。不必其所出也。而獨以生為英民。宜享獨優之利。是故其其外屬之民。設有購售。不得購於至廉而售於至貴也。而自今以往。將必與英賈乎通之。有求於歐貨乎。則英商為之供。有欲售之美產乎。則英商將擇其可者而受之。其所要於當時之議院者。蓋如此。且所謂有售而擇其可受者。蓋美之所產多。而英之商不便於悉受。三悉受則其與英產同物者。將反蒙其侵而不利也。於是乎制為册貨非册貨之別。册者。英所樂受也。將必英而受之。非册者。英所不樂受也。則聽其他售。且責其遠去。此所以有非册貨必行於非尼斯底爾之南之約也。蓋自航海條例行。而英國賈人之請。十事九為律矣。故甘以美屬為專利之場者。使商賈自謀。尚不如此。必謀國矣。而為商賈之所用者。夫而後乃糜英民之征稅。喋英民之為血。前以力征。後以兵守。而為此區區也。彼徒識英為賈人之國者。尚未審合說。

而世俗且謂英之樂有此美而據之。以為屬者。凡以長享其專市之利。故耳。夫苟不

專利。則英之有此屬者。與他國非有之者何以異乎。且彼屬之民。於宗國之設官以
治民。誥戒以與衛。或文治。或武衛。未嘗賦半菽一丁。以資邦用也。乃徒責其交易之
勿外通。此固彼屬之大利也。英曷嘗多取之以爲虐乎。故專市者。美爲英屬之左驗。
而亦爲英有美屬之收成。有此則所以爲宗屬者存。亡此則所以爲宗屬者去也。無
間英之張皇海陸。凡所以守此屬者爲費幾何。凡爲此專市之勿流者用耳。方美屬
民訌未起之先也。計英之所費而可指者。則二十校（英以千人爲一校）步兵之
餉金也。而礮械輜重與夫糗芻之供稱此矣。數十百艘海軍。長養而時巡之。凡以絕
偷漏。杜覬覦於北美西印二者海岸港汊之間。其需財又已鉅。凡此皆英民之所出
而於美無與焉。且此猶其小小者耳。必計其全。則無事歲費之外。必益之以有事之
增防費一也。費之子錢二也。若夫觀近二戰之費。則又一大宗矣。何則。其爭固起於
美屬也。最後一戰。其費已過九十兆鎊矣。緣此而英之國債增。亦由此而英之田賦
加什一。凡爲此用也。至若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英與西班牙之戰。則以美衞行商古

巴巴西開西班牙斯之英民助其屬而爲啓則亦由美屬而後有此者矣統此無事
之防有事之戰英之所費固誠不貲而其實無殊專市之獘費獎專市者所以翼英
之工商蠹也而孰謂舍增高贏率之外雖有所轉移而未嘗獲實益也
自今之道無變今之形則英之得美以爲屬者實未見其大利也且豈徒無所利而
已而損且從之假有謂吾英之於美宜悉去其君臨之勢官吏牧尹聽其民自推擇
典章政令聽其民自議行交鄰戰媾之宜聽其自決所處進是說者乃取前所未曾
有後所莫肯行者而進之其爲駭聽豈待言哉自古迄今國之有屬者無論其難治
勞費爲何如所得之利與所費之力其不相及爲何若而翹然舍棄者未有聞也蓋
其事自度支之損益而言之雖常爲其善策而國之威嚴則有傷矣且度支雖損民
之所出也而國主之權力固常以拓地辟土爲榮加之士大夫得此官職封除從之
以廣富貴徑術因之以多其屬雖爲國病費於彼固無害也損之則是數者皆去是
故議棄國屬之事君與臣皆不欲也就令論之至明言之至切而國民公利終不敢

主治者怙權之私。此用前議者所以絕不聞也。雖然。假令用之。則若英與美者。將見英不徒歲省不貲之費。且可立之盟約。開自由之互市。而不爲壟斷之私。雖商之贏率。或以退減。而於通國之民。則無窮之利也。無所抑制。而大順民情。故宗屬之誼益睦。雖有近者之憤爭。而乘瑕復好易耳。且今之四而居於美者。固英人子孫也。相親之誼。絜而不殊。吾於彼既有大賚如此。彼美民之所以報英者。必將永爲石交。平日則易事而通功。有事則左提而右挈。英爲慈父。而美爲孝子。彼古希臘之宗邦屬土。不得專美於前矣。惜乎吾謀之莫能用也。

夫國得一屬。而收其益者。當其無事承平之際。必是屬之所出者。不獨足以治是屬已也。而京師總治之費。亦必與他部分任之。蓋國之寖衰遙幅員彌廣。其總治之費益奢。使其中有不分任度支之屬地。則他部之所出。勢必偏多。而不平之賦以起。處戰爭有事之秋。軍需浩繁。亦宜比例加征。用以稽柱全局。乃若北美之爲英屬也。無問經費軍需。未嘗與宗國分任。濫議者以謂有專市之利。而英民之私家富私家

富．故其供國宜增．然則英之度支．雖細於美．而以有專市之利．乃可取盈於英．其成賦也．名異而實不異．則於國何損焉．此其說近矣．乃不達專利之政．蒙其益者獨英商耳．至於其害．不獨於英之民為至深也．即英之民亦損多而益寡．夫經費者．固通國之所賦．而不能獨責之於蒙利之商．國家成賦．則埶固有常經．即欲偏重於商．有不能也．夫既不均為賦矣．而供賦力增者百一．坐有專利而損者九十九．則英之度支當細．何疑焉．

於是議者曰．則奈何不取美屬而賦之．曰．賦之誠善．而賦之之道當何如．則將不出二塗而已．聚其長老．使美自賦以供吾英．一也．英之議院定．則布憲而後賦之．二也．夫聚美之民眾．使議為條教．以各行於其鄉．將使後之所責於民者．不獨以支美之文治武衛而有餘．且倫敦總治之費．亦使與本英者比例分任之．而無畸輕．此不易成之政也．夫國之經費．必待民之自諾而自征者．固英之成憲．而最良之法也．而用財者常欲豁．出財者常欲嗇．人之同情也．故英之議院．居崇敬之下．為國王之所日

治。而欲其所勒定之額徵。當足於通國之用而無憂缺乏者。蓋經甚久而後能勒為成規。其始也國之文武吏職。如某官。如某局。王必畀以下院之議員。使自為之抑由其除授。而後民樂從焉。凡此皆可行之於英。而不可行之於美者也。絕大之地。距英萬里而遙。非國主之所親督。其員數多。其所居散。其各部之士。俗不齊。凡此皆欲用前法者之沮力也。就令王諾為之。其難已如是矣。矧乎其不必能也。英之吏職。勢必不能畀之美議院之領袖也。苟此之不能。而謂彼中豪桀長老。乃不惜樹怨綦眥之術。勤催科以集巨款。以為吾英遙制總治之資。身為謗府。而謗藉之利。則歸於英。知為誰之英人者。殆必不然之事矣。又況一集之中。人之才智權力有高下。一國之內。部之大小強弱各不同。用者銖兩之差。輕重輒異。輕重異則恩怨分。非與習偶者。其擧錯不能當也。而吾英乃欲以遙制行之。則將以得罪賈怨有餘。由是言之。此政之難成。豈有涯哉。

案斯密氏此言。固即當日之形勢。設在今日。行有汽舟。命有電郵。報紙大行。纖悉

俱舉。固當易也。而所難者在權移議院耳。英之外屬。其大者猶有三方。澳洲也。剛那達也。印度也。他日若分而自主。澳剛二者。當先而印度則將終古爲隸。何則澳剛多白種。而印度盡黃種故也。今之歐人。動曰天生白種。所以君人者也。嗟乎。此與云何奴天之驕子。何以異乎。自不佞觀之。黃種之權雖失。固當有自主之一日。特其事非庸愚自畫者之所能爲。尤非木彊自大者之所能爲耳。

若夫通國之戰守。方統全勢而圖之。尤非一屬議院之所能決也。彼之所圖固自爲其一屬之事。至於全局之措注。夫固有主之者。欲其以外而兼內。則須詳報奏之不周。雖欲爲之。其道莫由。故屬之民。令其於諸政。無異守宰之於郡縣也。使一屬爲一國謀。無異責守宰以樞府之政也。豈徒全國之事。彼有不及知。則其本屬與全國相待之形。其民力財計。於全國之輕重者又何如。屬之民未必洞悉也。蓋知此者。必總一國內外之計而後可斷。計之所上。不在屬而在國都。且以非其職。故情所不急。而慮亦不精焉。是故通籌國之全勢。以爲一切戰守之備者。與夫措所惜之屬之形之

重輕力之從維。以定所各州之歲賦者。必主之以宗國京都之議院。總攬案交大錄應政者。而後能之。使偏國全。使外課內。抑自定其所比例應承之分任。皆非彼所能爲矣。

由是屬之成賦也。常準本英議院之所定者而征之。英議院所定歲賦之定額。屬之民會。因其地。相其時。擇其最便者。勒爲則例。以徵諸其屬之民。其爲此者。意亦謂全國之事。惟居總首之地而有總攬大錄之責者。而後能爲之。至於因地相時之事。則聽屬之自爲可耳。雖美屬之於英議院。向無特舉觀政與議之員。顧吾黨自其成事而案之。則議院所定歲額。亦未嘗緣此而有不公不平之事也。蓋都無議員而設爲侵牟之意。使其稅額特重者。議院所必不爲也。即如近部若古恩斯若雅西二島之民。向無議員。議院設重其稅。彼二島民因莫誰何也。然而其額嘗較他所爲輕。不徙無所加重而已。可以見矣。夫則壞成賦。彼議院引爲應有之權。應盡之責。此其應法合理與否。姑勿深論。而可知者。則所征於美屬之稅。實較本英之所出者爲輕。不及

比例之額尙甚遠耳。向使美屬所出之賦。其增減輕重。一與宗國之田賦相準。議院設欲加徵美屬。則必先加徵其所當之各部。（議院部各舉員。故各員皆有所當之部）然則美屬雖不舉員與議。而屬之休戚。與宗國均。其與舉員觀政與議者。權利亦平等耳。

歐洲諸國賦稅。大抵分國部而定其所出之多寡。專制君主之國。其王特舉一二部而自定其賦額。餘部則令其地長老民會自徵之。期於合而足於王用而止。今如法蘭西。其中名部有四。王不僅勒其歲額已也。其責賦之法。王且自定之。至於餘部則總責成數。而每部之鄉官長老。議其征抽之政行焉。故英議之所行於其屬者。無以法王之所施於餘部者。責其成數。而聽民會之自供。夫如是之部。雖在國王封域之內。無異小國之隸於共主。而操其治理邦賦之權者。則其地之民會長老是已。

雖然。用是道以征其屬者。在屬固無供國輸重之憂。而在宗國則轉有屬賦輸輕之慮。夫英議院之權。所以臨御美屬者。向不能如法王之臨其國部之重也。夫民情不

爭者其常而爭者其偶假使一國之內民情本爭則議院所勒爲歲額者彼固可設辭爲解而弁髦置之今且無言其餘即如英法交兵軍興之費須十兆以往於是議院議先貣財於民而由本英與北美西印諸外屬加稅償之當此之時民之出財貸國者其心將以謂責之本英者可以無慮而其責於外屬者不可知蓋其事懸於在外者之民心彼憤宗國之見侮慨然爲本根之庇可也情以遠而日疏謂其事爲於已無與者亦可也如此則貸者常持兩端而款之集每不及事故貸之必難而此時軍興之所恃以不乏者特英民之所自任者耳如此則戰費之重本英之民承之北休戚繫於全局而重困則任於一方此自英有外屬以來其事莫不如此矣今夫承平則土地日廣而至有事其財賦之實力仍獨仰於故國者天下唯英爲如此耳若他國之事則王國所承者輕而寡而外屬所責者重且多英不獨求出其輕不能也求乎其平且不可得必欲得之勢非使本英議院貴稅之權大伸於其屬而後可第大伸是權又爲事之至難者耳

何則。使吾英議院有賣稅外國之全權。而無待其中民會之諾。否則其會之勢力際地。而其中豪民長老之勢力。亦將與之俱盡。人處一群之中。而常欲與聞國論。握臂孺足於一群之公事者。無他。凡以爲權勢地耳。以力征經營者。其開國有勳貴。以遊獵耕牧聚居者。其成群有長老。二者名異而質同。故合衆之政府。必有以存長老之勢力。使公私合同。而後其所立之政府。有以不傾。長老豪桀者。合衆之眉目領袖也。人人自以爲宜執魁柄。故其勢常不相下而相攻。美之豪桀。何獨不然。彼方以民會爲國權之所歸。其尊且嚴。與舊英之議院埒。使一旦毀其牙角。不復有定制出令之權。而惟英議院之命是聽。禀而行之。變議政之官。而爲布政之府。是民會之權失。其聚者失。則其散者亦以不存。故長老豪桀之勢力與俱去矣。是故英議院責稅之權。必不得專行於美國。設必欲行之。則其中豪民有退而梗命而已。彼以當鬪死於兵。必不能失勢力而偷生也。

羅馬之立國也。其始爲合衆公產制。國勢日張。浸假而強有力者篡之。變民主爲付

主位號英拜勒尉英拜勒尉者以其義言之則君也令尹也以其出令也方其民主則出令在聖泥特聖泥特長老也及爲君主則出令在令尹而聖泥特虛設存空名耳（羅馬自沃古斯達稱令尹令人取其號以當皇帝未甚合也）羅馬之民舊分二等其本種爲邑籍其攻取與慕化者爲屬籍合衆將變之頃羅馬兵額財賦屬籍所出重於邑籍則群起求列邑籍令所享權利與本種均不許於是有爭籍之戰羅馬欲分其黨也則許先服者其勢遂漸散而大亂敉焉今吾英之議院必取美之諸部而自征之而美之民則謂英有議院美無議員其定賦額吾固未嘗諾之也則衛死不肯出是賦併爲一談迅衙諸部此無異向者羅馬屬部之爭籍矣假使吾議院循羅馬之故術許其歲舉議員入院觀政而員數之多寡視出賦之上下夫如是則令朝下而美之抗征者夕解矣何則彼中豪桀之所以抗吾令者以謂俯首帖耳則勢力大去今吾使之得企議員議員之勢大於長老則彼之棄而從我也固宜夫民情之喜高亢而惡卑渫也久矣一軍之中人懷爲將之略一邑之內家蓄作令之才

與之以可進之梯則彼將入吾彀而不去設非頻此之術吾未見近禍之能息也必以大力壓之乎則議者應思繼此之冒鋒刃而喋血戰場者皆吾英之才民壯士闔之所恃以禦侮者英與美又何間焉今彼中所號爲洲會者非徒立也亦有能者爲之課主彼之所圖成與其所欲有之勢力始向者歐民意中所未嘗有律師賈人食力之子人人有關國之慮道民之思彼方棚然以爲合其羣力方將擎隆平之規而爲天下導先路矣而徒嘗其妄謂必無成殆未可也洲會之衆者五百人而從其號以赴事功者五十萬此五十萬五百人者所懷之大小不同而皆有去卑猥而就高亢之志方其發揮張皇也其所欲就者豈徒智效一官感施一邑已哉蓋將求其鑠今振古者矣苟非急出良計有以饜其豪桀之侈心吾恐英人將從此疲奔命也

亨訥者法之舊史氏也其叙累加之民訌也（累加譯言聯圍此所言蓋明萬歷五年巴黎內亂之事當是時法故王薨而新王顯理第四初立巴黎民保舊教則相與聯圍拒之而後卒爲新王所平也）極詳密凡時事之瑣屑者幾盡書之自當時親

之若無關係也者嚮自今言之閱者轉資史家之用意奕方學之趣人人自以爲要人私家記載其流傳至今者猶多大抵皆作者述其自爲之詞張其所爲之事以著巳之係於國與時者大已耳巴黎數城之士出死力以拒新君至於精盡力竭而不恤而卒之其所不納者則法國最仁之主而後爲法民所深慕極附者也蓋國城之內所率死黨以與新王旅距者處舊政若傾則巳之權力勢利與之俱去然則其所死守者非城乃其舊法非其舊法乃人人自以爲宜享之權利耳今夫英者待屬民最厚者也而屬民方與之抗諍非以計誘之使就吾範吾恐美民將出死力以拒最厚之宗邦猶前者法民之出死力以拒最仁之國主也

各部推舉議員使之處於發政施令之樞以共治全國此制至善而古之人未嘗及知者也若夫羅馬民主之舊制則邑籍之民聚而爲之故一旦進屬籍於其間與之公議而亦推也前之邑籍不可復辨而新進者乃反客爲主喧鬨排傾而舊籍之權遂奪故羅馬自進屬爲邑之後其公產之治斷焉而英進美屬議員則無慮此蓋使

美遣五六十人。處於舊者數百員之閒。此不獨議院之議長與議員能辨之也。即監門之吏。亦能分其孰爲英孰爲美也。且此舉豈徒無害於英之議院而已。不惟無害。方且益之。蓋得美之所舉者。而後其制備也。議院所治者通內外全局之事也。欲其皆善。必見聞無不周。舉措無不合而後可。故議員之選也。宜使國無定部人才之至。徧於所治之區。夫而後見聞周而舉措合矣。非敢謂吾計設行。即無所窒也。顧吾嘗深思而徧訪之。卒未聞有甚病而不可補救者。然則其事固非難行也。雖在大西洋東西兩岸之閒。其居民之成心褊見已耳。

吾儕東岸之民。則恐議院平權之制。將以美之議員而傾。傾於上則張君主之權。傾於下則成民主之局。不知果使美之議員。其多寡以所納之歲賦爲比例。則度支進而待治之民亦多。故君主之權無由張。所治之民多而爲治之度支隨廣。故民主之勢莫能成。將見議院員數雖加乎前。而君民平權之實未嘗改也。

而隔海之美民。則謂以議院絕遠於所治之民。恐制立而美民重困。則不知美之受

固以無議員故也既有議員且其數多其勢必有以保之更不至於受朘也夫謂隔海遼遠其事固然顧不能以遼故致所舉之人與所舉之民情睽而勢絕也議員之權民實畀之故其持議行政將必以部民之意向爲指南而以得其驩心爲貴得其驩心之道莫若爲與其所利而去其所苦者官吏若弁兵有得過於其境者彼將大聲疾呼訴之不遺餘力矣此其非所慮者一也且所謂隔海遼遠者亦未必長此終古之事也自輪通以來美之日進富庶也有日升月恆之速矣如此將百年以往美之所出大過於英之所賦者未可知也賦過則所以爲治理守禦之費皆過行見京畿之立將在美而不在英矣又安用以遼爲病乎

亞美利加之覓得與夫繞好望角以達印度海道之通二者實自洪荒開闢以來莫與齊大之事也二百餘年其效驗之著於人事者已甚衆矣顧其果之碩繁斷斷乎非二三百年促暫之時所可盡也二事者將爲生民之福利歟抑將爲各國之厲階歟雖有明智不敢決也雖然自我觀之則自二塗之啓而天下之睽者日親人類所

享日以益宏生民之業日以滋熾則姑自其可見者言之必利多而害少所不幸者得新地之時歐洲之民其勢力大一世能以不義無道之事加諸遠國而莫可誰何由是而東西二印本種之民徒見交通之禍而未嘗蒙其福顧此誠非勢之偶逢而非必通之能爲禍也過斯以往造物者循其平陂往復之機則今之名弱者後未必不日强也今之稱强者他日未必不遂弱也坤輿諸種因將降卽於平而未由相害然不相害必自有以相畏始且舟車之來往日稠民之智慧得相師資日爭趨於良以爲强日爭祛其楛以救弱此通商之事所以有磨鈍厲世之功其利不止於各得所願已也

案此言自今日而觀之則老生常談已耳顧當二百餘歲之先非上智之士不能道也

東西海宇開通其後效誠廣遠而不可窮顧及今所可見者則商務規模乃至儀極閎大異古初而已古者以商賈爲末業甚且以爲汙處者有之古謂富國之效商遂

農工乃今觀之雖有農工非商不富蓋非商盛則農工亦無從大興故也則二百年以來國於民業先邑後野又何怪乎歐洲都會前之所通不過地輿中一小分若沿大西洋與地中海二者之濱已耳乃今所謂工廠指業者暨乎四洲歐之外有亞美非三者其宏大殷盛要皆為其享貨發業之資且泉達火然其機方將而未有艾士又安得守古人之成說以議今時也哉

案西人嘗謂商市歐洲最盛而歐洲又英國最盛者雖曰人事亦地形為之耳設分地球為二半其一為陸半球其一為水半球則英島實處陸半球之中央歐洲海岸出入海綫最長而英為島國無地不可與水通當墨西哥灣溫溜之衝氣候溫煖綜是三者此所以能獨握海權牢籠商務摠萬國而上之非偶然也顧謂十九稘前英以地勢其商業宜甲天下是則然矣第必曰其事將恆如此則自諛之論殆未可信往者世治初進埃及印度安息實為奧區浸假而希臘而羅馬而英倫則過是以往勢將又遷汽車大行而海綫之長不足孤恃故二十稘以往將地

大氣厚者爲文明富庶之所鍾焉然則雄宇內者非震旦即美利堅也

且夫東西開通之大利享之者不僅有屬之國已也有屬者其商工之所進拓識爲無窮而歐之餘國雖爲條禁之所逖不得從與往來而究其終事則分享其利自若試觀波陀噶爾西班牙所有之屬地其中所通之物產出於波西者少出於餘國者轉多即以麻布一業言放之所銷 幾三百萬鎊而大抵運於法蘭西佛蘭德荷蘭日耳曼之所製造其產於波西本國者至寥寥爾凡此商業其母財之用而爲享實發業之資前數國實受之而波西所分乃其贏利贏利無益於勞民徒以供大商巨賈之豪舉已耳

國爲條禁縱其屬之利而屏餘國而錮之乃其效傷人輕而傷已重蓋厚私利而困民生者其術無往而不自困此亦天道人理報施之公也自美屬之利英商專之則德國罕布爾格之商之致其麻布也不得徑以赴美而必於倫敦之市售之其取於葉也亦不得徑由美而必於倫敦乎取之如是則彼之售布也價固稍賤於售美其

取於也價亦稍昂於出美則是自有專利之條彼德商之贏利以遜矣雖然英德之間海舶之來去如織方之浮舟赴美者其疏數之懸殊數倍也則其母財之復疏數視之然則使美之價通應期一如倫敦之市而母財速復因德民之大利矣況乎美之價通絕少應期者耶母財速復則勞民得養而國殖日滋故其事在商則近利遜在國則遠利優而吾英之利反此極其可言不過商肥而國瘠而昧者固以商賈之近利爲通國遠且大者之公利也何可哉

歐之諸國有行專市於其屬者極其能事得利僅足以償其守此爲專之費故得一屬以自累有餘而通商利源雖不與天下公之不可得也夫美利堅固莫大之新壤也以開闢未洩之奧區全其物產而有之價之高下惟吾所欲爲圖而有此何憂不富此其說所以聳英者衆也大欲中於其私而智爲之曠彼以謂即爲此以與天下力爭其所得之厚實焜耀美富足以償之而不知專市所以病國者即伏此焜耀美富人人以爲可欲之中蓋其市非眞大利而人人意已爲然群然趨之全國母財萃

右一梁向使人人顧利之心無所偏重則商業亦無畸大之弊矣

吾向者之論商業也分之爲三而第其利國之高下以爲任物情之自趨則民之役財將擇其最利於已者而是利已者亦即與利國者不期而自合使其財用之於國外之搉商矣則異國之產將輻輳於其本都而經商者常欲遠運貨復出之煩費多實故雖價稍遜亦恆願就本國而銷之如是則前爲搉商者勢且漸變而爲中外之貿易且中外之貿易又不若國內貿易之務也則浸假且轉內外之互易而爲國中之灌輸故各國商賈之役財也大抵皆樂其近者而憚其遠者樂其數於復母者而憚其疏且緩於復母者樂其爲國贍功多養民衆者而憚其贍功少養民微者此其大較也故曰任物自趨商之逐其私利無異爲國廣公利也

然使有故焉有以使逐遠者之得利敵其多廢煩費之不便而有餘則商之役財又將舍近而謀遠有餘者不已從業者日多猶水之避高而就卑必俟其平而後止蓋是贏率之所以獨高者即其時遠業與近業相衡母財之用未得其平之明證而當

時之人事必有以致其如是又可知也向使道國者任物情之自然則遠近之業役財斥母者將自得其平而無畸重輕之爲弊惟畸重輕故贏率不同此厚而彼薄而以此獨厚之贏則可徵在市之物必有售之遄易抑或買之遄賤而邑中之民亦必有所受太少抑所償太多爲時所困致此不均者矣夫國之役財營遠業不如營近業固也而有時遠業不可無無之則國蒙其害設近業之所治必待遠業所通之物而後舉而是時遠業之贏率獨優於常則其物之售人必逾於經價而騰踊如是則近業之待此者受其困矣困而求其紓將必有移近業之母財而注之於遠業者夫而後其贏率有趨平之機而物價有反經之時也夫近業固人情之所樂而遠業之獲利常迂而時勢不同則將有反之而轉爲利益者當此之時財移於近業以營於遠方商之私利在此而國之公利適與之符有非可以常法論者矣

由此觀之一任其自已則遠近二塗之商業母財爲用向背之間商之私利無往不與國之公利合也一塗之母財少用則贏率高高則用母者趨趨而過則母財爲多

用。多用則羸。率下。下則用毋者遑遽。以節趨。其利乃平。而群受其益。此非居上者以政為之也。民各顧私。而國中之積畜。自有以周群業。而財生焉。其纖悉靡不中也。其輕重靡不得也。曷嘗有理財保商者為之總總乎。

案此與太史公曷嘗有微發期會之語若合符節。

自有謬人淺夫。起而持理財保商之說。而出之以政也。於是自然之機窒。而天成之局廢矣。保商之政。固無往而不害。而其政之見於北美東印者。其害尤糾紛而不可救也。蓋北美東印。宇內之大域也。自保商法行。是二土者之業。有以涸吾民之積畜而無餘。雖然。其害同。其所以為害稍異。同者同乎其專利也。異者異乎其所以專也。嗟乎。彼號為保商者。舍專利而外。固安有他術哉。

美洲南北之開。散為四五國之屬境。是四五國者。皆欲籠其市利而專之。若禁錮然。非他國所得染指也。波陀噶爾走海之民。鑿通印度之海道。十六稘之際。彼之所以專印度者。無異前者之專美洲也。自以謂海道自彼通之。故宜獨享其利。實印度東

西諸海非波陀噶爾之舟將不容行駛也往者荷蘭亦得支那以南之群島矣擁其椒桂之利不畀餘國分爲凡此壟斷之所爲皆以損人爲己利夫大地之日通天固所以厚民之生也自有壟斷之爲而其機遂隘何則民有貨非彼無可售有所需非彼莫由取不得徑爲通功易事常有第三人焉介於其間以朘其利故也

第自波陀噶爾之中衰而印度之海禁弛由是各國之治印度商業者蠭起而皆有專利之公司其繼之者獨波陀噶爾與近數歲之法蘭已耳前者北美諸屬之專利所以閡各國也而茲印度之專利則閡其同國之民有所往於印度乎必投之公司有所取於印度乎必索之公司在在必爲其賈不得爲其廉者設其爲之則犯憲之事也自英有大東以來民不僅欲經營彼土不可得即購彼之物產亦必出至昂之價而後得之此所昂者不徒公司之罔利使之然也暴殄之所糜奸欺盜竊之所亡失專利之公司所無由解免者也而其損必使購者彌之此印度物價所以有日長無日廉也噫專利繆矣而後之專利者其術非尤繆者歟

案波陀喝爾義而荷蘭英吉利之大東公司相繼立乾隆六十年法國民兵從荷蘭爲法屬其大東公司乃廢克來爾者英之無賴子也以窮困傭於公司中常將數十百人與土民及法人戰輒克之最後以孟加拉那博投英人數十於石穴中殺之克來爾率英之寓居者及印度土兵爲復仇適有內亂遂奪孟加拉全部英之全得印度基於此當是時拿破侖蹂躪全歐將欲據埃及通安息以規印度既克前二國安而舟師爲英人殲於尼羅終拿破侖之世不克復圖印度迨嘉慶四年法人蘇密喚里印王狎布與英戰不利死而英遂有印地大半嘉慶二十三年取馬哈達斷而廢印之共主號大蒙兀者而英人之有印度與將有安蠹印之於英也其始不過通商步頭納支那還市之眾已耳自克來爾奪孟加拉其地上屬國家公司之制名存而實廢治延至於嘉慶道光間而後專利之公司盡罷公司罷而印貨之傳於英大廢其來往海舶按期加捷足以徵斯密氏之語之不誣也故英人謂印度以有公司國之利減者無算而民則加富之效尚納若此向使落

其術而爲之其當厚又當何如耶斯密氏生於十七稘之間其言計利弊心精覈

明如是此不謂之命世之才殆不可也

以上二種專利之術行皆有以使母財之用不得順其自然之致特所以亂之者各不同耳以前之術專利者常有以使母財之用偏趨於其業過於未有專利之時所自趨者以後之術有時招致母財使之來多抑有時拒抑之使之來少視其時事勢之何如以爲異今如其術用於貧國其勢自使母財之用於其業者多於未有專利之時設在富國則其業母財之自往者本多轉緣公司之立利爲所專雖有母財爲所禁遏而不得用於其業則拒抑之使之來少者也

假如在瑞典丹馬諸貧國無專利之公司則其民未必以一艘之舟通印度也彼國之所以設專利公司之政者所以慫慂其民使爲此耳若有專利之政則商於印度者不憂同國之與爭而外國之鬭場則與他國同其廣狹而所以爲競之權力正同由前之專利於其國則邱山之來貨其奇羸可以操券矣由後之平均爲競其奇羸

於出貨者。亦可以微幸。向使不爲專利之公司。則彼本爲貧國之民。操易賈之母財。必不肯涉數萬里之風濤。而與他國富商爭此不可必得之利。明矣。所謂招之使多者。其事如此。

其在富國反是。向使荷蘭無專利之公司。彼民方競於滋業。則所至印度之舟船。必多於今無疑也。設爲專利公司。其母財之用者。有制而不可踰。慮其踰而利減。如此則拒之使不得用於印度商業者多矣。蓋荷蘭富國。商本之日積者至多。而倖有外溢之勢。其去而爲外國之公債者有之。爲外商所貸之私母者有之。其逝商之業則徑者已盡而從其紆。近者既盡而爲其遠。此荷蘭母財不憚遠輸以逐贏利之質形也。向使役財之途。不爲專利公司之所限。則外溢之財。將見悉趨於彼。蓋印度鋪場至大。不僅有以通吾歐之熟貨。而美洲所出金銀注印度者。亦如水之赴壑。計其廣遠。以抵歐美二洲所共受者。尙爲有餘也。

案後之計學大家。僕勒推深考國財愈豐。贏息愈薄之理。而著爲例。今觀斯密氏

前後之說。蓋已爲穆勒約翰先路矣。蓋積貯歲底。而母財日多。母財多而商業加故者。其贏率必日趨薄。富國之民往往病此。欲救其弊。則用母之術。必歲有新闢。途深日宏。贏率不降。故如墾新田。如農用新法。如各種製造。皆爲此也。則不能則不若貨之異國以興其業。夫母財溢而出以假人。無異民丁溢而謀生於外也。前所以抹贏息之過微。後所以抹贍錢之過薄。今者中國逃底而不窮。而國中可興之新業最多。此所以浮海藝工日以益衆。而各國爭欲主中國礦路者。亦正爲此耳。夫毀自然之局。成抑遏之規。用之商業之中者。未有能利其國者也。民有積儲。欲用之於某所。以厲禁而不能。某所之業。本非所利也。以上之誘致而姑爲之。凡如是者皆病國。夫使荷蘭之於印度也。不聽公司之專利。則國財之東洋者。必多於今日。而其所以多者。誠以其多而利故也。乃今抑制之。使宜多者反不得多。則其害必有所處矣。又使瑞典丹馬不設專利之公司。則國財之東洋者。必少於今日。甚且至於絕無。而其所以少而絕無者。誠以爲之而不利故也。乃今獎誘之。使宜無者而反有。則

其害亦有所偏矣。今夫國之理財也，當其宜多不可使少，當其宜避不可使趨，一任自然，則民自爲謀而合之於國大利。是故若瑞典丹馬者，前以出價取印度之物產於他邦，必不宜以其國中有限之母財，棄近市而營於遠利，其復母遲，其收功緩，而國中生利之業待本方殷，而無從得，乃徒隨他人之所爲，不量己力形勢而從之，荷蘭所爲，其損國固已重矣，瑞典丹馬所爲，其損國乃尤重也。

或謂如瑞丹小國，設不俾民專利，則其國與印度將不通商，此專利之政所以不可已也。不知苟不俾專利，則民不自爲商者，此其國之不利於商印可知。如是雖俾之專利，自其國言之，未見其實利也。且商之通不通，與利之專不專，又何涉乎？先通印者波陀噶爾之民也，海道以來，波之商其土者數百餘年，然未聞有專利公司之設也，則可見商果利通，不必設爲專利之政矣。

或又謂印度通商，其事至委曲繁重也。一船到步，貨入棧市矣，則回貨即宜齊備，而後可以定期回船，無拘滯之費，無失時之虞，否則不獨所操之母將失也，因而折閱

者有之其出入數鉅不可不識也是故其事必公司而後能爲之使以私家之商彼一人之財力固有限也則不能於印度各部徧置棧屯廣設綱紀費其先期而收貨後期而取錢而前謂拘滯失時有不能免者矣顧自我觀之以謂印度商業未嘗以私家獨爲可以謂印度商業必專利公司而後能爲不可夫商業大者其中莫不一幹而衆支支者所以爲幹也收貨取錢之棧屯綱紀者支也遣船到步來去必時者幹也私家之力既爲幹矣而又爲其支不數數之事也然使一國之民其母財之饒衍其分功之繁密足以興是業而無不及者則必有或用其母財以爲幹或用其母財以爲支兩者不相謀而常有相得之用印度商業何以異此當此之時將有人焉以身居各部出其母財爲大商攟貨爲業者矣又有人焉以身居歐洲出其母財爲衆商運貨者矣時會既至其局將忽然而自成尙何不可之與有即如今日歐商其在印度占居之各部凡公司專利者莫不據此以爲已私焉自我觀之則固不若歸之國家設爲保護俾商旅者得以自由營業其中之爲便也此又合而私者不若散

而公者之一端也。假使由吾之道。因任自然。有時母財之自趨印業者。為其幹則不足於支。而有或所言之弊。是即可謂當是之時。其國雖欲與印通商。時猶未至。力猶不及。與其以令勉而為之。固不若止而勿為。脫有所需於印產。於其鄰取之而不自致。雖或稍昂。尚未失也。蓋一國母財。只有此數。方其見少。不能以法使驟多也。激之外出。其內必盡。徒貪需印之名。而本國生利之功。有甚重甚急甚亟者。將從之而失母財之養。此其所喪。以比其起於用印物產。因仰鄰而價稍昂者。豈可以同年而語哉。

海通以來。繞非洲東印之商。經歐人所設步者。降而愈密。顧以比南北美殖民地之繁富向盛。則尚不逮也。夫所謂東印者。非必古之天竺。紅海以東之海國。時俗皆以東印之名概之。（凡僅稱印度者與此有別）東印南非。大抵皆野蠻無化之國。而比權量力。則實比美之土番為強庶。而難以侵凌。蓋非印諸蠻。至下者皆游牧國。而美洲土番。則皆引弓射獵之民。非洲最劣。如浩登陀。游牧種也。而美之不射獵者。獨

墨西哥秘魯二者已耳。夫壤之肥磽廣狹同。而所容射獵與游牧之民數多寡大異。

故歐人之所以待非洲東印者。不能以待美種之術待之。待美者毆其民奪其地而耕之。而非洲東印則不可以其戶口已稠故也。且專利公司之術。欲使一地之日夕增盛難。獨波陀啰。附往者立步不用專利公司。故雖民鬼政荒。而其國前立步頭。如剛戈如安戈拉盜古爲拉之在非。如戈亞之在印。皆彷彿可與在美之歐屬比隆。而波民在彼之亦發子孫者衆也。至於海步最大而要者一。爲在非好望角。一爲東印之巴達維亞。皆荷蘭人之外屬。二者之形便實於海步中稱首者。好望角之土番。其無能居弱。幾同美番。而其地則當歐印之衝。爲中途之逆旅。舟往返歐印間。皆於此少作棲糧果酒菽之所需於舟艫者至衆。巴達維亞之於印度支那。猶好望角之於歐洲印度也。雖由印度往支那日本者。則以此爲中候。且其地不僅爲往來之衝而已。實則爲南洋諸島之都會。故其泊之內舟之自遠而至者。若支那若日本若越南若馬剌甲若暹羅若悉利華。皆會焉。以二地之形便如此。故雖有專利公司之害。而

繁然自如也。

案當斯密氏之世。好望角星加坡諸步。尚爲荷蘭之外屬。至嘉道間。則英人皆奪而有之矣。蓋拿破侖出而蹂躪全歐。荷蘭降爲法屬。法之水師。一敗於埃及。再敗於地中海。三敗於西班牙。致英海權之策不行。而英轉以其時收東印非洲之外屬。後幾百年。英人累歐亞之商利。全而有之。國以大富。而餘國莫能與之爭者。謂非拿破侖有大造於英。固不可也。

英荷二海國。於東印所占立之水驛海步至多。而其所以統治土著者。則純以專利公司之術行之。那南群島。偏產辛辣。爲荷商之大利。每遇旺年。慮其產多而利薄。則聚而燔之。其殄天產而害民生如此。其所來至諸島。則出廉錢。僱採丁香白荳等之萌蘖芽蘖。毋使野生滋蔓。故至今幾濯濯也。其所居島中。叢生之樹。亦以法摧斷之。不使過多。蓋防土人采擷私賣他國商人故也。彼以謂最善之法。在使所產者適如彼之所收。而所收者常可以持其歸之市價。其自爲可謂周矣。而其地坐此民生彫

喪乃　戶口日微存者僅足以治地收漁致土鮮以供寄居之旅人與夫海舶往來之過客除且無以自存此非荷人之所恤也此其酷虐實過於往者之波陀噶爾何則當波人據彼之時其戶口固不如是之寥落也至如吾英之占居印度也其在孟加拉禍尚未至如此之烈者特時未至耳顧既有專利公司而統其地治其民矣其必至此者爭早晚而已步必有行行必有長其勢力行於一方如小諸侯然每有數百千畝地盛種罌粟矣行長一言芟犁淨盡更種稻田（天然宜稻）不知者將謂此其意爲民食也則大謬不然其實因行長之鴉片業業在屯惡此之侵其利使假下耳故有時平時千頃良苗方新用彼一言亦薙芟之而栽罌粟於此則又以新種之罌粟爲大利也英人設爲公司以專印度之利而公司中所用之紀綱如行長之屬則又欲取印度國內小支蕭買之利而壟斷之果使其術大行則印度物產凡可以銷諸外方而得利者欲其不若荷於香貨之所爲不可得矣如此則一二百年以往印度之民之受害於吾英者其烈殆不減於馬喇甲所受於荷者噬東印之民何

辜而羅鞠凶如此

案歐人之拓外屬也旣盡其利必殘其民此不僅西班牙波陀噶爾然也英荷之所爲有過之矣顧英治降而日脩而西波之政乃者寡此近所以有古巴斐利濱之事也鴉片之貽害泰東英人雖有三尺之喙其無可辭論其功罪彼前敉黑奴與此僅相抵耳讀斯密氏所言專利公司之害辭氣於英人不少假借如此適知論事者顧私失實則其書可焚又何足與言則理也

今夫得一國之地而君之而忍於害民如此者彼固曰惟爲此而後有利也而不知其不利莫如此蓋天下無論何國其君之財賦無不求之於民旣求諸民矣則惟其民日富其產日昌手足田疇之收百倍疇昔夫而後出以供其上者不嗇而日多故進其國殖者所以自進其君之利源也然此猶是泛言天下者耳而吾說於英所主之孟加拉爲尤摯何則孟加拉之所收於其民者大抵皆田賦也田賦以田實之多寡貴賤爲比例升降而多寡與貴賤二者皆消息於市場之廣狹蓋產之多寡爲供

供必判求。故所供之多寡。視中求者之多寡。而價之貴賤又視欲得者爲競之淺深也。是故爲一國之君。不自顧其利則已。果使自顧其利。則莫若爲國產擴極大之市場。欲擴極大之市場。則莫若使商道之大通而無沮。大通無沮。而後競深而來市者極其數。不獨專利辜榷之宜悉除也。關市之譏征。凡可以塞百昌通流之機於吾國者。必無使存。爲不獨出口之稅宜至輕也。他國之產。必入吾國而後有以爲易者。亦不可踦重也。夫如是。將見國產之殖。必數倍而什伯。而其國日以富。夫眞富者。國之人各足分願之謂也。而租賦者。國君之分願也。安有衆人得而彼獨喪者乎。

案此段乃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眞注解。宋以來此題經義。無如此之精闢詳確者。羅哲斯曰。斯密氏之言。不徒見諸事實而已。以理推之。至于千世如一日也。蓋國之財賦。必供諸民。而供諸民者。必其歲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餘。而將弃之以爲蓋藏也者。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歲進數均。而備物致用之權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貿易自由。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恣

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於至廉而已凡日用資生怡情潛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無有也故凡貿易相養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榷沮抑之為使民舉手觸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產騰貴而反乎前效者也

而印度公司之為制則以商為君者也以商為君有商之心無君之度矣彼公司者方以買賤售貴為正業而一切長養治擾其民之事乃所以輔其商業而為之所以使買者愈賤而後日之售可以愈貴凡以顧利而已此亦自有史以來人倫僅見之事也是故其國之內商者獨君必盡禁他人之入其境以為競其所收者必盡其地之所出者所出者不能盡則以法縮累摧燒之俾無孑遺而後代有限供劣乎求可以因所榷售者之市利今夫壟斷之夫其所得之利終亦少耳顧充其什一逐利之心若常有此終少易竭之小利而其遠且大之利源合於君人有土者之所為彼固囿所習之中而不能見也故充英公司之所為非使所居之國盡變為荷人之馬剌

印不可。向使英公司之立於印度。亦祇爲君之驟富而經營之業。則歐貨之來售者。彼將務使之極廉。而印貨之收於其土者。亦必使之有以存活民力。而日爲其可貴矣。然而是數者。固非商人之所能爲。抑商與君利反。君之利與國若民之利可合也。商之利與國若民不可合也。

案商業者自其大者言之。其與國若民。亦皆不合也。蓋商之大利。亦在銷售之日廣。求者之日多。所收者日以溥。所輸者日以遠。如此則與有國者同同。富斯衛民時。英之民皆獨商者。逐小利而已。向彼訂約者。亦未嘗有違瀆。故推知以法使一貨之價常高爲利。而不悟價高而求者少。固適遜價廉而求者多之利也。

印度古地之政體。自其由歐之觀使者言之。其皆理而不可紊。凡如此矣。顧自其在印之施爲措注者觀之。其背理乃更甚也。蓋其施政行法者。必兼商賈爲之。夫商賈固多可貴之人。獨至使之牧民。則無論施之何邦。皆不能爲民所畏愛。是故責其服從。非輔以威力不可。此公司所以有額兵。而治理如東漢新。令英子遜孫其黎而不

可閔矣。夫英人之居印度者，始本商賈也，乃犂然得治之之權，而一人之身，兼商將吏三者，此又有史所未見，人倫僅見之事也。雖然，彼之正業則猶商賈也，遵本國主人之指揮，有貨運自歐者，則代售之，歐有所需，則代斂之，依然市井之事也。售則必極其昂，斂則必極其賤，由是而非壟斷其市，禁他人之入爭，必不可矣。彼方以其治轄專市之微權，故極其效，必使國中自然之利，日以益萎，至於所產之額，僅等於所樂輸者而後可也。

且此爲人傭雇而執其地之治權者，不僅爲其主人勞已也，蓋大抵莫不私取，而非主人所能禁。夫集群力以立至大之公司，用傭雇於億萬里以外之海洲，其所行者，主人目不得見，耳不得聞，而謂如是之人，乃以主人有言，決然各遏其私，身與附從，不思自潤，棄其甚便之務，恬然自足於有限之俸糈，世無廉賈，則惟若與極惛之夫，而後作是想耳。利盡於中飽，而若以爲公矣，其數有限，故雖傭雇者之俸糈甚儉，而其效不可復增。於此之時，識私取於公事，耗損益也，徒使其中綱紀，行將日於主

人之令以魚肉其所屬之小儈耳且公司既以專利之術行於東印矣則上行下效是私販者亦欲以專利之術效然行之其所措意經營之土貨亦將禁他人之爭收此雖背理自私然尙未爲害民之刻酷者假令主人有令禁不許爲則彼將別求其所以專之之術事則隱而途益曲其貽害於民愈有不堪問者矣蓋爲此者固吏而操兵權者也彼之營利意有所屬矣而他人先之則挾其吏勢奮其奸威何所不至乎（英人馬可理有克來福傳其述此事甚詳）故儈者之專利私販也不禁行禁之亦行而其禍加酷且彼既販其私矣則所專之貨產不盡於公司之所已專者已也公司所專不過歐市之所銷者而私販之所專則取其國內所通之貨擇肥而專之故公司之所罔而不令廣出多供者不過歐市所銷之出口貨而私販之所盡常抑之不使暢盛者大抵皆民生甚急之資然則私販行而印度之田疇坐以日荒戶口坐以日耗而公司之儈雁徒計已利之盈絀耳至印度民生之彫瘵固未嘗一概於其心也

雖然彼之所爲因何足怪蓋印度之業古地日廣而成國而是國者公司諸主人之所有而非傭雇之人之所有也故以其地之國計民生之休戚責之主人可責之傭雇之人不可且主人之利果明其理則將見其無往而不與國從同彼惟闇此而利慾中之是故虐之如此耳而傭雇之人之利則斷乎不與國同者也故雖知之至眞見之至灼其作虐淫威猶如故也公司所定章條雖不必善要其用意皆美至於居東者之所自定法之良否不可知而意之美否則無待深論而可見也夫治人一國身爲官吏於其中其擄載搜括者惟恐不多其求去也惟恐不早若謂既去之後雖其國地坼天崩民物蕩析於已固無與也者此眞自有家國以來不數數覯之官長矣

吾之言於彼公司所傭雇之人非有所私毀也非於其人有所私憾也吾之所致責者在其法制與其所處之地形而不在行其法與處其地之人也夫人困於法制而見推致於所處之地形者雖心甚非之口怒訶之及其行事不必愈於他人者有之

矣何則身與其際勢或不得不行故也彼馬都拉斯與羯羅屈爾之政府所以處戰媾之宜其智勇謀斷之雄深雖當羅馬民主極盛之時其見於民會幕府者殆無以過而二政府之人幼之所學壯之所行皆非道國計戎之事也而其所成就功業卓卓如此然而彼所成就者非由學問閱歷也亦非由師資則微而能之也特以所處地形事機所會忽然而成雖才智剛果震耀一時以之前叩其人亦不自知也夫法制地形既能使當其際者成大美之業而其始顯者不自圖則有時事效反此其行事爲世人所詬譏亦謂之所不自圖何不可之與有故曰吾所責者不在人而在法地（當斯密氏言此之時英人克來福已建大功於印度故其言如此）

究之專利公司終有害而無所利既不便於專之之國又大害於所專之區彼新闢殖民之地與弱國小夷不幸而遘此者則弔之可也

篇八

結論商宗計學之旨

商宗計學所操之以經緯一國之財政而贍其民之日富者要之不外二術而已曰勸出貨也曰沮入貨也雖有時亦反其道而行之其宗旨則未嘗變也曰常以求進出差之必正勿負而已故國產固以多出行遠爲佳而生貨則非所勸而或沮其出口者有之矣蓋生貨者工業製造之材用也必使國中材用至多而後製造熟貨能本輕價廉有以敵他國之所出者而占銷之材用而外倘有不勸其出者則工作之機器也其爲此者用意蓋同大抵務熟貨之日廉已耳故其沮入貨亦沮熟而不沮生而吾嘗考之官司之計最倘未見有勸獎機器入國之政者此緣工業日盛以來機器亦爲大宗之熟貨使其獎而勸之恐侵本國製造之利故也故其所以待機器者與物材之生貨不同不特不獎其來且恆有禁其至者此如織業之機梳是已其進口也惟愛爾蘭外此皆在所禁之列者也此令昉於義都活之三年額理查白三十九年重申禁例至於今則著爲永令矣

案歐洲各國之於進出口貨也務出熟而進生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獨中

國之通商不然其於貨也常出生而進熟故其商務尤為各國之所喜中國士夫高談治平之略數千百年來本未嘗研究商務一旦兵敗國辱外人定條約指紙尾督其署諾則諾諾之而已不但不能駁即駁之亦不知所以駁也所以稅則者有國有土之專權也而我則進出之稅欲有增減必請諸有約之國而後行國之官事皆用楚材古今有之而未聞監權之政付之他國之吏者也且古今各國之用外人也必有人棄本籍而從仕國功賞過罰可以加諸其人之身方其策名而授之以政也有盟詛之禮有易服之制故雖為異產而其人則可用也而今則執我至重之稅政利權而其人則猶敵國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於其本國立嚴約密章禁吾國之人之為其屬而入其藩籬者而其所監之稅又其本國者居什八九焉嗚呼此真斯密氏所稱自有史傳以來人倫僅見之事者矣易曰作事謀始吾之所以為始者既若此矣又何怪金錢之價貨物之情大異於昔而吾欲取其舊者稍一更定而不能也（此書成於光緒二十六年故如是云

云）夫中國雖於今爲弱國，而終爲外人所嚴憚，而恐爲其子孫憂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廣大，物產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以是二者爲之資，設他日有能者導其先路，以言通商，則轉物材以爲熟貨，其本輕價廉，以奪彼歐人之市有餘；以言兵戰，則堅忍耐戰，人懷怒心，決非迤靡爲樸者所可及。而是二者之中，其前一尤爲歐人之忌，故吾今者之故步自封，雖笑譏鄙夷，而實則彼之所禱祀以求者也。設一旦吾之民智日進，天誘其衷，幡然改之，吾知彼方將肆其沮力以與我爭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視以聽我之精進，又灼然可知者矣。嗟乎，二三十年以往，假炎黃種族猶足以自存，則吾之所以與彼力爭者方熾，立後來之基址，不難；去當前之阻力難。去當前之阻難矣，而救前人之失計，乃尤難也。顧此數十年之間，將瓜分魚爛而破碎乎，抑尚延旦夕而瓦全乎，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視乎天心之所向，亦深係乎四萬萬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後此之變，將不徒爲中國洪荒以來所未有，其大且異，實合五洲全地而爲之，夫豈不佞區區之智所能逆覩而

預策之者哉。雖然有可知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何。自然之機。必至之勢也。固今而考古。格物而致知。必求眞實而後已者。凡爲此耳。夫非妖祥咎徵之謂也。吾黨有志圖存之士。其求深識此所謂天者。

其獎進材用之入國奈何。則有時而免其應出之征稅矣。且有時而施之獎令矣。此如各國所運至之羊毛吉貝。未湅之麻。染色之藍澱。又如外屬所獵之皮革。格林蘭漁業海豹之皮。屬礦所開之頑鐵。如是百十事。使遵令格而入稅關。則常豁所應征者。以優獎招徠之。此雖商工二民之私利。其勢力有以使議政者遵寬大之令以縱貸之。然其政尙平公而合於治道。使其不等待物。則凡製造之材。實亦皆可以豁免。而國則將以益而不以損也。

稅之所免者。始不過物材而已。以製造者求利之無已。則往往並不涉物材者而亦求免之矣。如往者之茜紗。其由莫斯科哇至者。例每百鎊征二鎊十三先令四便士。其由法國荷蘭至者。例每磅征一先令。至若耳治第二之二十四載。悉減而爲每磅

征一便士焉可謂至輕矣而操麻枲之業者猶以為未足至其二十九載則並此而蠲之而同時英產麻布且遂出口之獎令矣不知麻枲之業織之功省而紡之功繁其栽種漚涑之勤姑不具論而一人之織必有三四人之紡而後相及故一麻布成五分其功之四乃在紡紗者而如是紡紗者類皆貧窶婦人散處國中不蒙顧恤而麻業主人所售而得利者乃織成之布而非紗也彼求其利之豐則買紗之惟恐不廉鬻布之惟恐不貴耳故其於布也已造者有出口之獎外來者則從而重征之至於法國之產則直禁絕之而已凡此皆欲布價之極昂也至於其紗則惟慮外至者之不多務奪貧民之利使之不可復貴織工之庸極其菲市紗之價極其廉故其為熟貨之貴而生貨之賤者非為國之勞力小民計也所欲富厚者僉趨富厚而已商宗計學之道究其效而言之大抵便於強有力者蓋如此矣至於貧苦勞民什八九被其摧抑者也麻布之獎輸出紗之免稅原定皆以十五年為限而業工商業力求寬展者再故二令皆以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議院散會時罷也

奨內輸之政。多施之材用生貨。而其産又大抵由美屬。如本朞之初。則奨船材若桅杆若麻苎漆油之屬。一也。若耳治第二之二十一載。則奨美利堅之靛青。每磅奨六便士。二也。若耳治第三之四載。則奨美利堅之麻枲。每噸奨八鎊。三也。其五載。則奨美利堅之材木。每五十立方尺奨十二先令。四也。其九載。則奨美利堅之蠶繭生絲。每百鎊之値奨二十五鎊。五也。顧養蠶功繁。而美之人功又貴。故雖有奨令。至者殊寥寥也。又如其十一載。則奨盛酒之木箭等。每若干奨六鎊。六也。其十九載。則奨愛爾蘭與美利堅之麻枲。尋又以有損本英之栽植而廢。七也。以上諸奨令。皆有年限。而同時自他國至英者。則征之如故。蓋英人以謂美本英屬。美之富即英之富也。財之輸美者。無間少多。皆有所還。故於美雖有邱山之費。而於英實無毫釐之損。且英既以美爲外府矣。則所用於美者。皆以使吾英之利進云爾。此其持論至愚。固無假我之深辨。即近日英人之所閱歷。當有以使人人眼明。不若前者之夢夢矣。即令英美之間。無幾微之異。則前者奨內輸之政。將與奨國中物産者等義而同功。顧奨內

產之政未必皆無弊也況乎其不然耶

禁物材之外流其法有二或明設條令以禁之或設爲出口重征而使之不禁猶禁夫吾英之所禁出者見於羊毛最詳而法亦獨重操廚業之工商謂朝廷曰國之利否視吾業何如而議者之聽皆聳彼所專之利不獨使外國之廚不得並行於國中也而牧者之毛毳亦懸甚厲之禁使之不得遠運而他售夫國家嘗嚴闌出之禁矣爲此者所以重邦賦也乃議者輙譏其太密以爲蚩氓何知禁紛則向之所習者今皆爲罪此其說雖不必中要皆爲惠保小民發耳然自我觀之則闌出之禁雖有至嚴其厲民之虐不若工商二業所譁請於政府而得之以爲專利之資者之已甚也嘗聞杜拉戈之律以血寫之如羊毛之禁乃眞血律耳額理查白之八載令曰此後有白羊若其羔出國者初犯者沒其資本永遠入官監禁滿一年斷左手於市懸以示衆若再犯者以匪倫尼律論殺之(歐律第一等罪號咳吐利孫次之爲匪倫尼咳吐利孫死匪倫尼籍沒資產有死有不死者如謀弒國王爲咳吐利孫而侵奪國

主權利為匪倫尼如盜鑄錢私交外國煽師毀械焚燒城砦等事)其為此者蓋恐羊種善者為外國所孳生故耳至察理第二之十三載以羊毛出關者亦以匪倫尼論籍其家使吾英以人理為國是二令者吾望其雖著而不行也考之國故其第一令未經明廢然至察理第二之十二載乃更令云有以羊及羔出國者沒其羊及船船羊每頭加罰鍰二十先令此為新令則其舊者雖不廢猶廢矣其第二令則威廉第三之七載所廢廢二令雖廢其所留而存者其嚴切已為民所不堪設今有以羊毛出口而被捕獲資本沒官矣其每磅羊毛例加罰三先令則五倍毛價者也且犯此者有所貸人皆勒之不得索逋就令其人亘窮被此者至於赤貧可也三月之內無力納鍰則流七年年限未滿私逗者以匪倫尼論死臨死不令教士為禱請船主人知情者沒其舟若器具舟師舵工沒其資監三月尋改為六月其苛嬈如此所幸人心之殘忍未若立法者之刻深故其令雖懸而以之乘人者尚所未聞也

以其閑出之禁嚴而內地之轉輸亦因之而大不便羊毛之轉運也例不得以箱筥

箭篋等必以皮囊布裹外書羊毛若毳紗各字字大徑三寸以上違者物沒官每磅加罰錢三先令晨日未出晚日既沒其距海五邁以內地不得以車馬裝運抑人力負擔之違者貨物車馬沒官其海壖村落百家連保有羊毛自若過其地以出者値在十鎊以下罰二十鎊過十鎊之値則三倍爲罰保中有二人犯者則罰百家分任其訊理之費其有骫法輕縱者監五年人得告訐之此律行於通國者也

其在英南庚德薩什格斯二部其用法尤苛距海十邁以內之羊主人於落毳三日之先必親書狀告其地之監榷者狀中毳多寡屯儲何所皆署之有所售售幾許購者誰某居何地將運某所必以更告距海十五邁內居民欲買羊毛者必先赴部吏若縣令者署狀約所得毳非以更售距海十五邁之居民而後可無約之貨有由內地運往海壖者貨沒官每鎊加罰錢三先令其無約而在十五邁界內屯者罰與運者同科貨經吏獲其有約者許持約索原物其僞三倍加罰餘罪依例

夫內地之轉輸既以糾繞苛煩如此則沿海之商務亦緣此以多窒而羊通業毳之

商運致羊毛至一海口。由是海口更輸本國之他步。必先告官。重幾磅。標識為何。苞裹幾個。纖悉既白而後可。有非然者。貨物車馬舟帆。皆籍沒矣。威廉第三之元年。著令曰。有羊毛之家。所居距海。雖在五邁界。其由圈翦毛。輦運至家。不在此論。惟落毳十日之後。欲移屯他所者。必赴榷關。親署羊毛若干。及所屯處所。方准移運。其先移後署。未逾三日者。亦准免議云云。大抵毳欲出此口。必先聲明所致之他口。而到口開艙之頃。必請榷吏監視之。方准登岸。否者不獨毳及率運之貨。將致籍沒。而加罰之鍰。所謂每磅三先令者。亦不免矣。

凡以上之鉤鈲析氂。大抵皆尉業之所為。務使毳不外流。而尉材恆賤之故。然其能聳議院之聽。而設此迥出人情之條禁者。以其云英毳品質獨絕。甲於他邦之所產者。且他邦所產。非得英毳雜而用之。不能成中尉。而上尉之非此不成。又無論矣。故使英能絕毳之出口。將坐而壟斷天下之尉利。有餘。蓋獨絕之物。人莫與爭。價之高下。其利在我。此天成之美利。得之而進出之差。永永為正。富國之訣。莫若此之操券

者是說也當時持之至堅而和者亦至衆即至今日吾英之人尙什六七謂其說無可疑也顧一倡萬和大抵於罽之商務工業毫無所知否則以耳爲目未嘗身考而歸論之者必求其實則前所云云舉爲謬妄欲成上罽不特無待於英毳且用之而上罽不成歐洲呢罽佳品必用西班牙羊毛雜以英產則纔總不純品質斯下資實事之與人言逕庭若此其多爲謬說者樂捄己而中於專利之私故不暇深察也以其禁例之紛而英之羊毛價減不獨劣於應售之價而已以較義都活第三時其價亦不若也蘇之羊毛原得自爲風氣乃自南北既合同被盜抑而其價僅存往者之半矣斯密約翰於羊毛一產考訪最詳據云英上等羊毛價質劣於荷蘭下等之羊毛甚遼如此則彼操罽業之家可謂如願以償得其所祈嚮矣蓋彼之所以爲此紛煩者無他正欲羊毛賤耳

向使因任自然而不加以紛擾則英國羊毛之市價必不如是之卑卑也故時俗有謂以令之故而價微亦以價微之故而羊毛之產乏月計若少歲計則多雖不必其

爲時而賣則除受其損爲不少矣然自我觀之則所見異是竊謂禁令雖紛而所畜殖之羊毛則不必因之進退也蓋毳之多寡視穀羊之數而穀羊之家其斥母勞力而爲之者不必皆爲毳而後有事也彼之所爲視利否耳而利之責於毛者不若其責於肉者之多也一羊之入市有所不足於毛者方且取盈之於肉焉故禁令之行其使毛革賤者無異乎使肌肉貴也打牲之事以已治之地畜牧牛羊其所收之價必有以資地主之租與夫具母業牧者之贏利假令不能則打牲之業將廢故所不收於毛革者必於肌肉焉取之此爲減則彼亦爲增牧者之贏利但計其全而彼此多寡進退之間則固彼所不計也故國之田畴既闢如吾英者羊毛之禁例雖紛於田主牧人固無所損而損者則食肉之家將舍賤而得貴耳且由此言之羊毛之價雖賤將所産不因之以減獨毛賤則肉必貴肉貴則市肉者沮市肉沮則銷微銷微則產嗇然以吾英言之雖其理固然而其效則不必見大何則食肉者多不爲貴價竟沮故也

或又曰．凡物產之進退．皆有品量二者之可以分言．精粗美惡品也．大小多寡．量也．前所言者量也．其不以禁令之紛擾．以至於消乏．固矣．第羊毛之品．得毋因之而日下歟．蓋毛之品質．視羊種高下．牧地肥磽．與夫護視之勤否．澣浴之數疎．牧之爲此者．爲畜利重故耳．今令既使畜廉．廉則得不酬勞．而爲畜之功舉廢．如是而百年．則畜品之日下可知也．乃自令設以還．羊毛之價則日賤矣．而羊毛之產．不獨量之不減也．其品亦未聞其加劣於前．且若有進者．是又何也．曰此自易見耳．蓋羊毛之佳者．不得獨毛作也．其大半則係夫羊之肥瘠．如夫其種之大小．羊之肉既貴矣．則牧者意專爲肉．而其毛不顧而自佳．夫使毛價不降賤．則其品之日佳．將不限此．然但肉貴．則自有以使毛之不日劣而日良．物固有意所不存．而相因而得益者．此類是已．則吾英羊毛之不降惡而日善．又何疑焉．

是故畜令之紛擾．於畜之蕃殖品量二者．雖不能有所助．亦不能有大傷．雖業畜者之利．以令紛之故．不克歲以豐滋．而事有相救．利有相生．則舉其全而計之．其受損

之微有始願所不及者矣

雖然以其不能致損之故遂謂羊毛出口之可以禁絕則大不可謂羊毛出口得加重征可盡國家之於其民無所重輕而冀不變者也爲以他一民之利而損此一民之利此非爲民上者之所宜出明矣今者取國之羊毛而禁其出口致其價劣固明明於業毳者有所損也而問其故則曰此業罽者之利則不中之令也既爲一國之人民無論爲君主爲民主其宜有所出以急其公也則同今使取出口每包之羊毛而加之以五先令若十先令之稅國賦之進由此實多此於業毳者雖損必方之於禁遏爲已微毳價雖賤必不若禁遏者之已甚也而業罽者之取材雖不及禁出者之甚廉而較之外國之取者終有此每包五先令若十先令之利也況夫尙有運輸保險之費之不必出是業罽者雖損而猶甚利也夫徵一稅矣欲擇其於民無大損而於國有甚利者難而羊毛出口於今日之英則其一也

案羅哲斯曰取出口羊毛而加重稅者見一弊而更其端使見此者轉爲見彼謂

爲去弊必不可也蓋出口貨之稅出之者非受貨之國也出於受貨之國者必其貨爲一國所獨產且其用而銷之也欲代以他物而不能既爲受貨之國之所必需且用之既極其儉嗇而不可復撙節有如是者則取出口貨而加之重稅重稅實於彼乎徵之矣然而天下百產之中其爲如是者有幾物乎（中國海禁初通茶葉之於各國庶幾爲此）既非此類之物產而重其出國之征則其效將銷數比例而見少而前之產此其收利僅足以周租庸息者將緣此而不存而產數亦以絀矣斯密氏既知羊毛禁出之害而以謂此法可用不知加出口之稅者比之禁絕出口猶五十步之於百步非所謂除弊者矣

事更有出人意外者禁令之煩苛如此因欲以禁其出國也乃令雖苛罰雖重而羊毛之出於英者如未嘗禁也民因有嗜利而不畏刑者自禁其出口而國中之價與外市之價相懸價懸利重則頑民甘心之而苛禁有不及者闌出之利得之者偷漏之頑民也於餘民無所利向使弛禁而爲之征將賦以此尤而國用既周則他稅之

累民病國若可以少減如此是悉頑民不法之利而以利通國之人矣

有礫磚泥者為繪畫所必需所以揩澤煩摑使光緻也其出口禁令之嚴與羊毛幾相若礫磚泥與燒製菸斗之白埴相混而難辨黠者常指礫磚泥為白埴運出之由是遂取白埴而亦禁之矣

察理第二之十三載皮革出口無論已製未製者皆禁之惟製成鞾屨乃不禁如此於許業屨業鞾者以專利而牧人暨工皆困矣繼而治皮者約為工聯於每石皮出一先令稅而其禁以弛且出口之頭其所前出他項稅得擊還三之二焉其以皮治熟貨者運出例免征而悉擊還舊稅其優如此獨牧人為所困如故蓋牧本農業散處都鄙郊甸閒其勢不便於為合不若工業者聚族邑居其相約為聯保守業利勢至便也尤可哂者以牛角為生貨物材亦禁出國而微業如治角之工比疎之匠亦皆以熟貨故專毅牧者之所產而朘其利焉

貨介乎生熟之間其出國也非禁絕則加重征沮之此不僅見諸皮革已也蓋其貨

雖未盡生而不皆熟猶有少工之可施則吾英之民曰是必自我乎治之矣是故羊毛禁矣而蠶繅絨紗亦禁出國即至素布之可以為衣其出口之關征亦重則國之業染者欲專其利也織工多兼為染者故未若前之治皮者結聯以抗也時表替儀之外郭與二者之殊而皆分功而為專家之業矣顧其物產亦禁外售蓋業時表替儀者慮其銷市之廣而價增使己利微故耳

者義都活第三顯理第八義都活第六之舊令諸金皆禁出之產否者獨錫與延則以其物至足之故而當時以輸此為業者亦多威廉馬理亞共治之五載以欲勸厲冶業之故則弛銅鐵出口之禁其雜銅若所謂鐐齊鑑齊殘齊之屬則至今未弛銅器出口者例無稅

至其他物材無出口之禁者則重其出口之稅若耳治第一之八載英產出口者大抵免征其不免者若連錫皮革煤炭羊毛白剛膠諸革鬱毛蠶馬等此類舍馬為牲畜而外大都物材半熟之貨及工器耳同令於染草至自外國者亦蠲其征以勸之

且運以更出則有稅蓋操染業者以爲惟如是而後染草不貴也然而不得其所願者則以運此者常謀其供不令稍過染草日少轉貴於前爲沁尼葛膠者染之一物也出於阿非利加其地爲法屬法人專榷於其地至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英奪其地亦取其產而壟斷之立條禁與北美之册貨等膠每石入口征六便士若更出其稅至石一鎊十先令蓋業染工者以此業膠於英國也然以關稅日重闌出日多雖有厲禁莫之能止且其往荷蘭者大抵由沁尼葛逕運之故若耳治第三之十四載亦減其出稅爲石五先令云

鼯鼠皮英人以爲冠稅則之籍計其價每張爲六先令八便士其進口稅爲十六便士以其待需之急故其稅爲過重則更定其進口稅爲六便士繼而英兵戰勝於外得產鼯之地於北美則列其皮爲册貨而英人專有之英之冠工猶以是爲未足也則請更定其進口稅爲一便士而出口則每皮七便士不得畢還著納者

煤製造者所必資則亦加出口之重榷今噸征五先令（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事）

所征過於在山之煤價即出煤海口其價亦劣此也

至於製造機器之出口則以重稅爲不足且明禁之矣咸豐第三之七戰令有以織機及手衣之機器出口者抑起意運出者機物沒官罰鍰四十鎊其半歸國王其半與告者又若耳治第三之十四戰令有以棉麻蠶絲諸業所用之機器出口抑起意運出者機物沒官罰鍰二百鎊裝運之船主知情故昭者罰同前數

夫律於死器且以致嚴如此則於巧匠之生人其益嚴可知矣故若耳治第一之五戰令有誘國中各製造匠往外國傳授方術技藝者初犯罰百鎊監禁滿三月完納罰款釋之再犯所罰鍰數臨時鞫官定之監禁滿一年完納罰款釋之至若耳治第二之二十三戰更令初犯罰五百鎊監一年再犯罰千鎊監二年完納禁款後釋也其往所誘之工匠則察定時令具保結約永世不復出國若不遵則監禁之其已往外國以方術技藝教授他人者經本國使臣若領事官察出則傳諭令返國限六月內歸具保結約不復往不遵者其人不得受祖父及親友傳業有田宅財產悉籍沒

之不復爲本國民人亦不爲國律所保護。

案自咸同以還中國各省大吏有講求製造船械槍礮者有興礦務農工者有爲機器紡織者不獨其器來自外國也一局既立一教 工匠少者數人多者百十皆厚祿重糈者也於是議者曰西人固無巧。西學何不必[illegible]也誠使巧且利乎則人情不甚相喫彼方閟之以長守其利權之不暇奈之何出以教我與我乎且彼族於我固無愛也無愛而樂與之以巧利不情不然則出其粗且下者以要吾利而尙有其精且上者固非我之所能得也予方垂髫時時時聞此即至今日其言猶未絕於耳也不知是言也以謂百數十年前之西人可以測今日之西人不可何者自斯密氏此書既行民智日開深計遠算知其於已之無有利也謂其必愛我而後教我與我者猶自仁之事言之也而彼則以無所利而不爲其事固自智生也故不佞常謂世之不仁人少而不智人多而西儒亦謂愚者必不肖無不肖之非愚然則民智之開固不亟乎噫。

今夫吾英之民所自詡而亟稱者非人得自由不相陵制之謂乎自以謂持之甚堅防之甚審矣而於前事也以商賈數家之利其自主之權遂已不能自完如此且國家所以從其說而爲條禁者意欲本國製造之業之日張也而其張之之術則在抑他邦者寠其不能而莫予競廠主工師以謂國有良工當爲已所獨畜而旣畜之稱事又不樂以有與爭者致日貴也是故一業之技巧其受徒也旣限其人數使不可多又爲之徒限使無迷化而寥寥之所指尙不欲他人我先致其業或以失利也

吾聞之物產者以民用而後有生之者以用之者設非用之者爲生之者來也是故保生者之利即所以進用者之利其理至明無待深辨而後喻不然非下愚之夫即商宗計學之爲也商宗之說往往屈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一若斯民勤勤之爲百工通易之局不以用與食爲歸宿而以生與爲爲本圖諺有之曰截足以適屨削頂以便冠彼商宗當之矣

夫慮外產入國爲競而禁之此正所謂屈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也專國之市使

供者少而價昂價昂者用者之薄而生者之厚也若夫獎內貨之外輸亦屈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非獎之費必有所從出而出者衆則留者價昂如是則用者之利再屈也既納賦以資獎費矣又得貴物而用之非再屈也耶

英通商條約最爲著稱者莫若波陀噶爾商約矣吾民之取貨也由此必舍鄰國之廉且善者而取遠方之貴而惡者雖明知其不便而不得不然以遠方納英之所產而鄰國不肯納抑納之而價不善故也顧納不納生者之利否而用者則不特舍廉善而得貴惡也國中之貨坐此而貴者用者皆受之矣

在歐市之所爲如此在北美西印之所爲且加甚焉一若國家拓疆土建藩屬之事專爲生與爲者之利而起而戍守之煩糧糜之費則通國任之槪近二役英之軍興過二百兆而國債所增亦過百七十兆鎊有餘凡此但以息錢計之已大過生者專利之所獲即以每歲運美貨產之全值計之亦不能遠逾此費也

前數篇所詳論而直指者皆商宗計家所謂爲保商之上策也詰民之中誰實爲國

蒙其此者。其必非用與食者之民明矣。何則。凡歐所為。舉非用與食者之利也。自其所利者觀之。則必出於生與為者之家可決也。以其事之害國。而所欲利者究亦未嘗真利焉。此子之所以心重言長。欲為其簡略而不能耳。

案斯密氏是篇所指斥者。不數十年。幾於盡革。此非斯密氏之力不及此。然亦當日工商之家。鬪爭之餘。頗悟前弊。糾紛之令。不徒於已無益。且貿易之事。因之鬱而不舒。乃能幡然從之若此易耳。吾學者於是篇之所述。可以得無窮計學之理。不獨見百年以往。英為政之人。與經商者之識解。習非勝是者之難破。而害於理財也。又以見人心既紊於私。則無往而不與真利相左。顧吾所不解者。英之前人。其財政誤矣。然猶得曰無人之發其覆而昭其蒙也。獨奈何生當今日。讀斯密氏之書。親見英國盡革保商條令。而為自由通商之效矣。而槐近北美合衆之民。猶有行重內之政策者。明知不善而故蹈之。甚不可解也。豈若輩自私之念。中之深而不自覺歟。抑於理財計學之道。都無分曉也。然所斷可知者。其為害於國。將於

古淺而於今尤深其無以啓解亦於歐人爲尤甚也

篇九

論農宗計學

農宗計學者以地產爲財賦之大原而本之以立說者也吾之於商宗計學也爲說有不得不繁之勢理有剖形則農宗之說將不待煩辭而可以解且商宗之說歐洲諸國什九宗之見諸實政者也而其書又如彼至於農宗之術則猶未見諸施行而徒存於學者之思議其在法國識是學者皆淵通閎敏之士大夫故其說甚精而多可采吾試爲學者昭晰分疏然取摩其壘而殲其辭而已矣不能縟也

葛伯特者法王路易第十四之名輔也其制行方其爲政勤其神識周於庶事其綜度支之計最精而爲之之日又久故法國欲稽歲計之出入而釐爲良法使可久行而無弊者莫葛伯特若也獨不幸其人以名法起家沈浸於商宗之成說蓋商宗之事主於禁約章程者也彼夙以法制整齊一國之官司使之各有分限不相陵

驗則其素習與商宗之術不謀而自合其待一國之民業也亦準其所以範圍百司者爲之民方自奮其手足心思以各求其利實則宜爲寬大之政而行之以平通公溥矣彼則不然而意常有所輕重或於此而畀之以其優之利權或於彼而加之以非常之束縛夫歐國之政家其勸民趨業也邑業常優於野矣而葛則以扶相邑業之故轉而困抑野業者有焉蓋以爲法而欲與他邦爭一旦之命也則莫重於奮工商之業欲奮工商之業必使物材衣食至賤而後能之是故野之所生必資本國轉以外輸則奸民也條禁之棼緣斯而起加以法之衢令已極煩苛田稼之登雖同國異部不相通灌而無藝病民之賦隨地多有遂令本業日以彫疎雖其土地至腴而寒暑雨暘於諸國最爲適中無登也生者降棄長生日艱舉國歎愁莫知其故則僉謂惟葛爾伯特之崇末抑本有以致之諺曰矯枉者常過直意非過之不足以得逞之效也法之鴻生本斯爲義則相與共爲農宗之學以稼穡畎畝爲財賦之原非此則無所出悅服者衆遂成宗風始爲之論議者也其視邑也過重而視野也過輕而

農宗之說。亦爲野太多而爲邑太少也。

農宗分一國生財之民爲三屬。一曰地主之屬。二曰力田之屬。三曰食粟之屬。財之生也。總於力田者。而地主之屬次之。至於百工治織通移有無之民。則皆食粟之屬。童然無所能生者矣。

地主之屬。其生財而有助於國殖奈何。曰在其治闢脩進之事。有地之主。出財致力。以闢啓萊汙抑建倉廒掘畎澮築隄塹。與凡一切奬進地力之事。而力田者由此其用力同於先。其所收或倍蓰之。而地主之租。亦以益進。則是租也。謂所費之財之羸息可也。故農宗謂脩田之費曰坪費。

力田之屬。其生財而進國殖也。則有本費與歲費二者。以二費之加於地而財生焉。所謂本費。若田器。若耕畜。若子種。若勞者之所食。新田之始耕。至於登收。皆此費也。所謂歲費者。若子種。若糞鉏田器之所礲損。若傭人田畜當歲之食。凡與歲相循環者。皆此費也。力田而有收。既以還地主之租矣。其所餘之利。一復其本費而加以通

行之贏率。二每歲之中。必有以復其歲費。而亦加贏率。蓋是二費。爲力田者之母財。設非以時復而加贏。則力田之利劣於他業。彼惟有遷甫畝而操他業矣。且此爲大中至正之利。合於天理人情之極。則居上有土者。所宜力爲保持。設奪之以無藝之徵。則中正之租。浸假且莫從出。不獨失其無藝者已也。是故租之上下。必定之於二費加贏之餘。租可以上下。二費加贏。不可以上下者也。然則租者。雖謂爲田業之完贏亦可。其所以爲力田者生財之資在此。其於三民之屬所以爲最貴者亦在此。講農宗者。專重之。而謂歲本二費爲能生之費也。

農宗所重者。力田歲本二費而外。莫若田主所出以脩田之坪費。坪費者。亦能生之費也。故田主之得租也。亦必有以復坪費。而益之以通行之贏率。而後其事可以久長。此雖國主教士。不可侵刻者也。假其侵之。則地力不盡。而國家與教會二者之微收。將以歲絀。則適用自伐而已。故理平之國。坪費之復必盈無虧。則坪費者。亦用財而生生益廣者也。

農宗計學所名爲能生之費。盡於力田者之歲本。者與治田者之坪費。二物而外皆不生隨盡之費。而不得以能生名之。其在工商他屬之民。雖常俗所稱爲大利者。而自彼學觀之。則皆靡費之事。一用之後。無所復生者矣。

俗謂百工製造之家。取天生物材。益之以人功力作之精。而其用以周其物以貲。則此屬所靡。良非素食。故曰生利之功也。乃講農宗者。則斥爲不然。謂其費爲前然。無所更生者。其說曰。工業之民。謂其有所復可。謂其有所生不可也。極其能事。不過復所前費之母財而益之以贏率而已。其前費之母財何。物材也。器用也。養工之旣稟也。凡此皆爲其業設者也。物成以售。而得贏。是贏也。則所以養廢居發業者也。廢居發業者。雇主工師是已。方其與諸工以物材器用旣稟。使之操業善事也。則亦逆計其後利。以自歡其所以養已者。而豫食之矣。故他日物成入市而得價也。必復其物材器用旣稟之費矣。又必復其已之所豫食者。而後爲平劣。此皆折閱也。

是故工業之所贏。其爲物與力田之所贏大有異。力田之贏。完贏也。悉償農者歲本

二費雖加之贏率矣。外此尚有以納田主之租。是力田之農。其復毋加贏。與工師同。而猶有所謂租稅者。為工業之所無。有農之所能生者在租。去租。則其於財也亦費之而無所進。然則工之所進者何耶。是故工之費財也。謂其能復其所已費者。勝於不能復者。用以繼繼繩繩。相持不匱可耳。顧其功止於此。謂其能生新財。必不可也。則謂之直然無所能生者。非過也。夫費財不僅能復。且有所生。不獨有以繼繩田業。且可使國財日以加豐。是功也。舍力田之農。固莫誰屬。此本業之所以可貴也。

母財之用於商業者。其無所更生。與工業同。其業特有以使其財之繼續而長存。而於新者則顧所進。方商之役財也。不能無費。其所得之贏利。乃所以周財出未復之頃之用費也。則名為贏。不過復其所前用者而已。未嘗進也。則其不生同於工業也。

夫謂工業為能生後利者。以其於物材之粗。加以人巧之精。而其值進也。顧合一國之歲殖而觀之。其實則無所進。何則。益於甲者必損於乙故也。工之施巧也。彼豈能無所待而枵腹以從之也哉。物成其值之所增。必等諸其所食與廩者之數。故取其

全而計之。合國之財。必無進也。今假有工焉。取一便士之麻枲。而織之爲偏諸物。成而售於市也。假三十鎊。此但自偏諸而觀之。若此工登物之値。至於七千二百倍也者可謂多矣。乃叩其業之時日。則二稔也。必以三十鎊爲所增。而謂二年之所食者爲非損。可乎不可乎。使其人得三十鎊之價而顧售。則彼二年中爲是之所費者。必等於三十鎊之數。則合而觀之。於國殖固無所進也。試觀業此之工。其成貨雖貴而其人多貧。則知所得於其業者。僅足而無餘矣。惟力田之利則又不然。其所供以爲租者。必盡復其所費。加贏之外。而後爲此。則此租者。其實進而羨餘者也。

工商之民。欲富其群。必出節嗇。而農宗之所謂節嗇者。在輟其所得享之奉。所已區之費而爲之。蓋工商之利。僅能復其所前費之數。而不能登多。非輟其所應受者。則無由有餘也。故使工商歲匪所節。而盡其享樂之量者。力作雖勤。群無從富。至農業力田之民。則凡母財之賦以養彼者。彼得盡而用之。而於群不獨無所損也。且久之不覺加富。蓋彼既復所費之外。尚有完贏。以爲增長漸多之利故也。國如法與英。其

南洋公學 譯書院

民多地主力田之屬。故俗驩虞而國仍以富。若荷蘭若日耳曼。其民多工商。國財非力事纖嗇無由餘。故寡矣。而民鄙。民之生業既異。則風俗亦以不同。是故法英之民。雍容貞率而愛人。荷蘭與日耳曼之民。則狹隘自私而谿刻也。

案農宗之說。其在當時。已有非之者矣。蓋以謂母財生於積畜。則非節不富。不徒工商而後然也。節而至於谿刻鄙隘。則存乎事勢之所漸。不必節者盡如此也。其所云英法荷德二民之異。在昔已非事實。降至今日。愈不其然。斯密氏於農民不節斯富之說。固亦非之。而其著論之際。則往往右農牧而左商工。亦一時風氣之移人也。

工商食粟之民。非地主力田二屬。則無以為養。其物材固二屬之所出。其廩食亦二屬者之所積儲。故統一群之[illegible]而言之。即謂工商為有田與力田者之隸可也。與奚廝養執事於門內。工商各操其業於廛肆。而為有田與力田者之所顧養。則一也。其功之無所生利。亦同也。是故工商雖多。其群不以富。其於國財。費者能復。則已足矣。

廠必謂食粟之民爲無補而爲有田或力田者之所不許則又不可也工被巧以成器商通遠近之有無而後一技之生備濟勢之術以專而不分出其產以易百貨物良而費省是工商斷不能生因其所取於能生者其利溥矣能生者得不生者爲之相而所生益多則其效無異於能生者矣

然則取工商之業而困苦禁制之者必非有田與力田者之利也彼之利益愈厚工商之爲技者愈衆而後出利之民所取資於日用者愈廉工不細則本國之物產日滋商不屈則外國之產不可勝用也

易地而觀之彼工商之民亦無取於抑損力田者而使之利損矣蓋國財之所以給工商者則在力田者之贏利必使農人能復其費而大有餘夫而後國之工商日以益盛厥不抑之道安在無亦立至平之法建大公之基視民平等使得長享自由之樂云爾此誠富民之秘術用之則進是三者之民皆有利夫固非裒其一以益其一之道也

荷蘭日耳曼之民前謂其多工商而少治田者固矣雖然給是工商者亦舍治田者莫屬也其所與他國不同者在彼則灌輸於同國在此則挹注於異邦至其相待爲用之情未嘗稍異也

而尙農之國得商工之益如荷蘭日耳曼者亦大利矣農業不得工商之利爲用則其業不恢而難精今本國以政制之有失而工商之民以寡得彼之多者而彌縫吾之所缺乏者於事豈不益周也哉

是故農國疾惡商賈務以計苦之設嚴禁加重征於其入口貨者計之至不便者也権重則物價必高外物價高者無異內產價賤也內產價賤則病農而緣畝之民不勸緣畝之民不勸欲其田疇之闢未之有也故農國欲所收之益厚而田功之日蒸也莫若反嚴権重征之術而爲之祝彼之商如吾之農而待之以至平大道之政國之富也誰能禦之

使其政誠至平而大道則其國始也雖無工商之民[illegible]繼也將不期而自有然獨有

之而已其興盛豈亨可操券也蓋農國之所以乏製造者不僅以其術智技巧之不及也而大抵亦由於乏財自其國制爲通平不背之政而本業之利常致大餘而積畜至易積畜易而母財日多物盛而不過不能盡施於田業而有利也則求其旁通而工巧之末業奮矣彼親見一國之內物材手指之既廉而賸功之廉食又無與其告乏當是時也使其製作之巧習不讓於外人則所致之物貨必廉於遠國之間關而至者又無疑也借使製作巧習不及於專產之國者而以材豐工廉之故其始成之貨亦可與遠致者埒價而售之售之日久而巧習益臻則有以爭遠致之市而遠致者以銷狹而愈昂本產者以巧增而日賤數稔之間遠者自絕不待禁也且工業之事其進無窮彼既奪本國之市而有之矣使其物之本値誠廉而名品滋上則所奪於工商之國者不僅本國之市也勢將掩他國之市而有之矣農國工業其自無而有而盛如此而推其本始不外立不背之政俾主客自由而已豈有他謬巧哉

案歐洲工商之利廿年以往必以英吉利爲巨擘英之熟貨幾被五洲矣而得利

最際則於印度中國是已近歲以來德以勝治之餘而民力大奮格致之精深治織之堅善駸駸乎度英而過之而法美荷義諸邦亦通變而不儕顧英雖遇德之新與夫群雄競進之中乃緜然尚有以自存不至爲所奪而稍倒者則守自由商政之效也然則農宗此論其所明自由平通之義不獨能使工商之業自無而爲有自困而爲亨也且能持已傾者使不至於覆保方衰者使無及於亡嗚呼惟公乃有以存私惟義乃可以爲利事徵之明孰逾此者

工業如此商業亦然以生熟二貨之日積也母財日多其勢非農工二業所能盡用之而得利也則轉而用之於通商之業以出其國所有餘之物產且農國之商其過於商國之商猶夫農國之工之過於工國之工也商國之轉貨而覓食也必自過而致之而農國則求諸國門之內而二者實有故使舟船之堅駕駛之善卑遜於外人尚可使人市之貨與他國之貴賤相若設舟船之堅駕駛之善與外人同則其貨必廉而有以奪他人之市矣此由微至盛之所以易也

故農國之利莫若布不背之政關梁利通以徠外國之物產而無鋼彼工若商之利市也蓋惟此而後吾之地產可以得價而暢售吾之地產得價而暢售而後地利盡出積蓄日多積蓄日多而後母財足母財足而後吾國工商之業以起則向之資諸外人者不轉瞬而爲外人之所資矣

反是而觀使農國設爲崇本抑末之政凡外來之熟貨或禁之使不入或設甚重之権以困苦之則勢有必至是農國之自損者有二一輸爲外貨以権重而價昂夫通商者終於內外物產之互相爲易而已故外貨之價昂無異內產之価賤也是設重権以自伐一也外貨之廉平者不來則本國工賈之貨獨銷本非所長而壟斷之利爲之如此則其贏率畸厚贏率畸厚勢將使農業之母本已用者改趨將用者裹足生財之業由此以減二也是故爲崇本抑末之政而本業適以之傷始則生貨降賤而田業之贏率以薄繼則熟貨日昂而末業之贏率畸厚末業之厚猶本業之薄也名曰崇之實以抑之事有爲之甚切而所得之效適反其所期者理財之政多此類

矣。

於是說者曰：由前之術，農業而外，工商日興；由後之術，農業雖稍損，而工商亦奮矣。諸耕牧者亦可取之於製造轉運，國尚未必病也。農宗曰：是大不然。夫農國行大通之政，俾主客自由，終之而其國之工商蕃發者，乃奮之於至足之餘，發之於持滿之末。夫是以阜財備物而國不病也。用崇本抑末之政，重困來貨而使末利踦重。末利踦重，而民抱力田之耜而注於末業者，乃屈能生之功，以伸徒復之業，且爲之於國財未充之時，而棄其國所可盡之地力，國其病矣。烏由利乎。前之爲術，順夫自然之理也；後之爲術，逆取而強致之也。故即用其術，工商之業果興，其於國也無所利，況乎由禁制之道，而謂民之興業同於寬大自由者，吾不信也。（以上皆農宗學者之言，斯密氏所隱括而敘列之者。）

格斯尼者，法士之以農宗計學鳴者也。其於一國之歲殖，前三屬之民所各收財利之多寡，與夫食粟之制，所以徒能爲復不能爲生，而於國財莫能增益之情實，皆以

算術推較而表列之其有列者嚴而著之日計表。則以著當政令不害民得自由之日是三層者所各得之分利也。當是時也。國財所出將最多。極其天時地力之量矣。而其民所各享之利實亦最為公平樂易不可復加。過是以往。則國家禁之制有淺深。或地主之權力獨張。或末業之壟斷太過。由是生利之民受侵削而能生者寡。彼以謂農國之形每一背令之行。於自然之局必有所棄。棄則歲殖之收必有所損。歲復加歲。損之又損。其國財必以坐耗而民生以彫。且其彫耗之遲速。亦視自然之局為所棄之淺深為差。而表之序次。亦視此為上下焉。

吾觀晚近為醫。有長於學而短於用者。其言生理也。則以謂欲一身之無病。飲食動作。必有定程。違之疾作。大違之則大疾。小違之則小疾。疾雖小必有所見端。不可幸而倖也。雖然此自生理之精者言之。信如是爾。而自所見之人事以云。則人之居養至為繁殊。而康強茁壯之夫。其所循者固不皆一定之則也。且有灼然必傷之程。而或冒由之以無制者矣。蓋人身盛壯之時。其中生生之機。自然有以相救而不自知。

故雖起居飲食稍有乖宜其害不皆見也吾聞格斯尼遂於醫理然於明體之事爲多故其言治如其言醫以謂欲身之健必循至精之程欲國之休亦必用至公之政自由之俗也不知民既聚而爲群矣其人人自顧身家其中居養之事常欲其進而彌上者病國之民所與善國同然者也故其中雖時有偏畸之政羈束之苦而以民心自軸之殷常不至於爲害而其群仍有以自存夫繳繞之政固不利於民生而國財常進趨盈之機恆亦由之而少鬱然其鬱也終不若其自然進力之多則其進也猶自若至欲使之退行則愈不數數見矣今使如農宗之說必國政極公而民氣至紓者而後其群有日富浸昌之效下此者皆不能則吾恐宇內自有合群成國以來將無一國焉可以企盛富治強之效矣所幸上天仁愛陰騭下民其於稱權國土進盛之機其導可省否固也而苟非極暴窮凶之荒國將皆有其自然者爲之除害而解嬈使民生不至於甚病亦如人一身之內苟非湛湎淅自暴棄之夫其起居飲食雖有不調不盡如醫者之所戒而生機未絕其人不徒不死且安享康強者有之矣

農宗計學要成一家之言爲言計者所不廢其說所最謬大者在以工商製造之民純爲食粟如蠹由亦壞之一無所生耳吾皆取其說而反覆之得數議數條如左觀此則農宗之誇駁見矣

一農宗雖不以工商之屬爲能生然亦許之爲能復所費有以繼繼繩繩使國財相持而不匱矣夫既許其能繼而不匱則不得徒名之爲食粟之屬而謂其全無所生也今使匹夫匹婦胖合之後僅生一兒一女而去者其於國丁口雖無所增而謂爲無生則不可矣在他人夫婦之能生三子四子者國以之庶誠較前者爲能生顧不得獨謂三四子爲有所生而前之得二者爲僅復而竟然無出也非有所生不能爲復故工商與農實皆生財之民而農之所生特較工商爲彌進耳使農獨受能生之名而工商則食粟而已此已甚之論也

二至其謂工商爲有田與力田者之隸與奚所養執事於門內工商各操其業於闤肆而爲有田與力田者之所順養則一此其說尤爲不詳也蓋即如農宗之說工商

雖不能生尙爲能復與蕩厮養之業未能復其費也日用飲食純爲厮養者之所出其所爲者役終則利盡無所復留而工商之業財貨相生若爲償復已之所費常留於成器積貲之中則二者固斷斷乎不可同而視之矣吾論功而分之以後利之有無所以謂工商爲能生後利之屬而僮僕厮養官吏倡優皆在無所能生之列矣

三農宗之說必爲工商製造之屬於國財僅能爲復而於通國利貲絕無毫稍之增益者亦非極摯之論也就令如彼所言謂此屬之所產者如其所食用年月日之所產等其年月日之所銷亦未得由此遂云其所業作者於每歲地力人功所進之國財爲無益也假如一操工者於稻登之後以六月之功成十金之貨則雖彼於此半歲所食且用者亦爲十金而國要以此而獲十金之益當當彼方食且用此十金之費之時彼之所成所值正等則是十金未嘗費也今設此十金者爲僮僕兵吏之所食用則半歲而後國財必絀十金明矣故即工業之民所成之貨與所食者正等而都市之中終存此十金之物比諸他食他用爲益多也

案此第三條所駁雖所持之意不差而詞理鈍弱不足推倒原說如他處所駁者之犀利刻露也後之計家有云茲所辨者為百工之事於國財有增進否乎而觀之必有所增殆無疑義蓋即令如農宗家言工之所成適如其稟固已進矣況所成者合通國之工言之必過其所食者遠耶蓋使不過則工為無所利之業夫民之所以盼盼勤勤者為利進耳使靡所利誰則為之故使工業於國財果無有增則其業且萎且廢纖縮之不能更無論於進盛矣且農宗謂工之儲畜必轂其所食用者而為之此亦非也工之所儲同於田者之租稅非必轂其宜食宜用者而為之也乃取之於贏利之中所既食既用而有餘者為之耳此蓋積者之常道也此其著駁優於斯密氏矣其云即工之所成適如其稟於國財亦為有進者意將謂物之貴賤無常視求其用者之緩急方其以食成貨則貨之為用固急於所食之稟不然莫之為也急則值貴故曰進也惟斯密氏以人功為物價之本而農宗所見適與之同故雖覺其說之非而駁之不盡如此使知價由供求之多寡緩急

而成則農宗工商無所生財之說將不待辨而自廢矣

四國財之實每歲地力人功之所出非節嗇不能加多不獨工商然也即力田之農亦然國財之益有二術焉生財之能事益宏民之治業益以巧疾一也能生之功爲之者益衆二也自能事益宏而言之則有人功手足之能事焉有假機成物之能事焉自百工之事易於爲分而分之可期於日備而力田之業不能然則工商之益國財易而農民之欲益國財難也自生者益衆而言之民功不能徒衆也必先自母財之日充蓋母財者養功之食也而母財之充視乎積蓄積蓄在乎役財之衆與夫貸錢之家且自農宗之言農牧之民雍容而工賈之民纖嗇是工賈之能儉而善積實過於農牧之民然則能使國之母財日多而生之益衆者農牧之民又遜工賈矣

五使農宗之論爲不刊則見諸實事者宜農國常富而商國常貧宜力田之民常逸而逐末之民常苦乃今不然則其說之不無漏義可決也蓋化國之財不盡於衣食而即以衣食言亦工商之國之所聚多於力田之國之所生也則試觀夫野與邑之

闤邑居之子未必皆有田也彼但藉其巧術之勤能使物材歸之矣而衣食之源亦以饒裕商國邑也農國野也荷蘭以蕞爾之邦為工商之都會四鄰生貨之歸之也如水之趨壑所食之穀幾徧歐洲矣彼常以熟貨之少許易人生貨之多許而農國反是商國之所施者養民常少農國之所報者養人必多農國以其多養人之產易商國之少養人者彼豈知其虧折而為是耶民之所需不專衣食故也由此言之商工之民其田之所生至少而其力有以致天下之供農國之民緣畝雖勤其所安坐而享者轉不足也然則農宗之說又不必然矣

農宗計學其言雖不能無過如此然其學要為斯人最大之製作而自有計學以來此為最近真實者譏言治之家所不可忽者矣其為國殖財富之生必由力田不從異術譏為過狹而失中而至謂民生利資不在寶貨金銀而在民力所歲登而可用享者又謂欲地力民功所出之極其世道在純任自由之美而無橫加其禁制則真天下之公言而其說之堅實不虛雖與民羣相弊可也農宗之說歐洲大陸崇信者

多此由人喜發闢之論自以謂超越尋常所知者非常俗所得與故其於工商諸業為無利之功也短之所存即喜其說者之所由多也輓近技深遂成風氣於法國學者之中別樹徽幟號曰計學專家始行於學繼成於政法之條令由之改移蓋民智方開往往取前事之亂為固然者更加搜擇而其間所施行乖異者大抵以重本利農為義矣若農之政多所釐革即如佃田向之以九年為限者今乃為二十七年矣向也田之所收各部不通糶糴今乃聽民自為關梁大通出國無禁矣農宗學者著論日多所發明者不獨計學道國刑政幷包為說而譜不逆宗為守格斯尼之初旨故作述雖多少新異者獨理雜雜民群天秩一書最為明備耳格斯尼者謙退樂易君子也其為法國一時學者所推仰蓋無異於古希臘之碩師鴻宗皆闢米拉波馬基言曰自有生民以來其間[illegible]創顯所稱最重者有三而已一曰制為文字也有文字而後典章文物得所託[illegible]為傳而民之智力日大二曰制為泉幣也有泉幣圜法通功易事之局以周而民之生計日裕而其三則格斯尼之計表耳計表者合文字

泉幣二者而明其用者也故以文字泉幣爲父母而計表生焉得計表而文字泉幣之功愈益著此近世之大制作也其有益於生民方始至後世乃收其利澤耳其推崇之不遺餘力如此

國之於野邑二業也其政俗各有所偏重如今之歐洲諸國則常重製造若通商而以邑業爲利於野矣有其重邑則亦有其重野者重野則其視製造與通商也輕如泰東諸國其尤著也

重野業之國必首支那支那以耕農爲斯民之本業田傭之品其在支那也尙於工猶工之品其在歐洲之尙於田傭也其民以買田主地爲治生之上策爲人事之要歸全而有之者上貸傚而治之者抑其次也貸傚之租不高而耕者之利入常可恃

通商者支那人之所鄙棄者也往者俄國使臣德爾支至其京師將與其達官貴人論此事察其意視叩關求互市者猶行丐耳支那民航海所通國惟日本嚴不數數而通國所以納通商者僅兩口假令其國家弛海禁通商之局必不如是狹也而彼

則於本國及遠人之船舶皆禁之

民尙製造之業者則貨轉生而爲熟轉生爲熟而後貨少而値多而轉輸便此製造之所以常先通商也使國之大不及支那而內地之互通不易則必與外通而後有濟且使境內之市場已狹抑同國異部相轉爲難非有外商則工不競此通商之所以養製造也製造之致盛也必視分功之詳略而分功之詳略又視市場之廣狹支那地大民庶南北東西風氣素殊江河之利交國中凡各省之產通於國而利已厚矣支那之內市實無異歐洲之互市也故不待外市其製造之業足已興雖然使支那以外市益其內則工業物產之盛必有更進於今者禁而絕之支那失也若支那於各國有舟船之交通則各國之技巧爲所師資其民習將進其生事將益舒乃今閉關自封所通者惟日本固支那之大損也

外則有埃及印度二國之民自古皆有等衰而父子世守之業從之巫者之子常爲巫士者之子常爲士而傭作之子常傭作焉百工之業亦有世守冠者之子必學爲

冠也。屦者之子。必學爲屦也。巫之品爲最上。而執兵之士次之。農之品先工。而工之品先商賈。

以其俗之重農。故國家於田功農利。最亟。埃及之先王。嘗爲渠閘以分尼祿河之水利。此爲古之鉅工。即今曠廢。而行人過其地。猶可想像也。印度之殑伽河。古亦有分渠。雖不若尼祿河之著稱。要亦天下鉅工也。故二國雖荒歉時有。而皆稱上腴。其民極庶矣。而至今中稔之年。外輸之粟。迺舳銜軫。足以飽數國也。吾聞古埃及人以海爲鬼鄉畏途。而印度有根都教者。禁於水上作火。致操舟者於舟中不得舉炊烹。則張帆遠駛之事。不禁自絕矣。故二國產所有餘。而外輸者。皆他國舟船爲之轉運。由此而銷場狹。亦由此而物產不蕃。不蕃者不獨生貨也。其熟貨爲尤甚。蓋熟貨之待於銷場。亟於生貨。業屦者年之所成。不下三百雙。而其家之用者。殆六雙而已足。欲所業而成者之無滯積。必銷之以五十家。而後可。是故國中至業之工。五十家而一。或百家而一。至矣。至於農人。則若異法。二邦者殆乞者。蓋其國之戶口。最下者亦

五而一之然則一農之所殖錯之以四家二家若一家之不耕者猶可以無滯也故農國雖市場甚狹無害不若工者之必待廣市也埃及印度古者雖無外通之商而國中之水網密而延交有以周一國之內市故無害也況印度幅員廣而戶口稠則製造之工雖不外通而猶可以盛獨古之埃及其廣袤不及今英則外市絕而內者又微斯難乎其爲工業耳是以孟加拉一部其出粟既殷而製造之產亦夥而古埃及出者惟麻布及他一二事之熟貨終不若其出穀之美且多當羅馬全盛時實仰埃及爲廒府也

若支那若古埃及若五印度分建之諸國其君之賦稅皆於田征之所謂地租者猶歐洲之什一賦隨歲收之多寡爲上下任土物征之可案成法估其値征泉幣亦可故其國之君斤斤於田疇之治否者蓋王用之舒蹙恆視田畝之利爲盈虛也

古希臘羅馬之方爲民主也其農民之品第亦較之工商爲高而其於東方諸國異者彼非重農民也以抑工商而農相形重耳考希臘諸部有禁民與外國互市者矣

又希臘最重民之軀力常設百戲以長習之以工業之事多致羸弱損捷之能不利爲戰故民用工業多令僮奴有罪者操之而編戶齊民以爲禁且既屬之奴矣則雖其中有不禁之部若雅典若羅馬其民雖欲爲勢將不可蓋工賈多豪者之奴挾其主之財力地勢執一業而爲之求利則貧民編戶雖與同業必不能競而得利於其閒也且工業既以奴操之矣則業之不張又其勢也奴之性習主於奉法守常鮮獨闢出新之慮故分功之由略而加詳器用之由粗而漸精於奴皆無望也古以來凡機器之省功新法之利用皆自由之民之所爲奴無有焉且使奴而爲省工之機其主人未必以爲利也且以謂奴惰而責之矣是故同一工也以奴爲之則費平民爲之則廉吾聞法士瀨特斯鳩言甸鳴剌礦瘠而其利厚土耳其礦腴而利反減者民功與奴功之異也民功則多用機而奴所用者如牛馬然手足而已當古希臘羅馬時其時物値市價見於傳記者少矣而自可見者推之則物之稍精者皆奇貴如絲則與黃金相權以爲易矣當是時歐故無絲至者必由印度則絲之甚貴猶可以

道遠難致解也然史言某妃買精麻布其價亦奇昂麻布歐之所產最遠者不過埃及而其價之昂如此此不得以道遠難致解矣則由於工費無疑而工之所費者機劣功僾而精者難就故也即其時之毾毲精罽價亦不訾柏來尼言其染工每磅重者資百特那理百特那理以今幣言之則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也他書載染工千特那理亦有之此其貴者固在染而由此可推其罽之至奢者蓋非甚奢之質所施之染莫肯為此貴者柏來尼尚載其時台吉利那之價台吉利那者譯云隱囊也其奇貴至抵今幣三萬鎊三十萬鎊之多則尤令人狂而不信矣吾聞阿爾柏諾蕭師言古之男女其衣材異者較今為少此說是也至又謂以物材相詭之無多故古之衣服方今為省費則其說反矣蓋當盛服極貴之秋則物材之相詭者必少而自工業之益精前之貴者後以易成而降賤則材之等次必多此自然之理也於斯時也貴富者既無以自別於常人則為之備物而多有者以夸耀其盛焉此物材少異之時衣之所以不能不貴也

一群之民其中最重之商業莫若野邑之自爲通邑業之物材與其旦夕之所需皆出於野其所以與易者則邑中人力之所製造者矣是故邑野之間雖若行之以財而其終事也實不外生熟之二貨熟者貴無與生者賤生賤則野業必病而緣畝之民不競而求田隴之治竭難世之言重農者莫不云崇本抑末矣不知末不可抑末抑則邑業衰熟貨貴而野之生貨銷市日狹吾未聞使銷市日狹者爲崇本之道也是故古之重農而困商賈者意欲其民之敦本業也不知由其道而行之商賈困矣而農亦未有不從之者也故徒持古者重農之說以與商宗保商之說相衡則重農者所爲之繆過於保商也保商者亦利源之自然以使商之贏率加厚雖流弊孔多而求得所欲伺則商固利也重農者欲重農而狹農產之銷市重之不能反以害之夫邑野二業既皆有國者所不廢則互相爲用意無取偏重於其間也保商者欲民之用財趨於末業重農者反之而其實皆逆自然無益而有害一群寖盛之機坐其所爲而鬱其中地利民功之所出爲之日減而不見多

是故保商重農伸此抑彼之方舉無可用而惟因任民生群理之自然而生理自進使其民不逐姦利而奮侵牟之私則一切宜聽民自爲以營生計其用力役財以與外物爲競之術民之自爲處最詳取而代之爲有當耶使爲民上者必以是爲已責取民之所自謀而代之以爲如是而利如是而損則必少可而多誤蓋其所爲者本一人神智所不能周者也且所謂因任自然者亦非杳然無事已也則亦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其所當爲者有極簡而易施之三事皆民上之大責也一曰禦外侮勿使民之身命物產爲外寇之所侵奪次曰禁民非用至平之法於其民以絕奸宄之暴其良弱此事誠難然以爲兩端可也三曰國國功一國之中常有至大之工與夫不可少之局事非一家一黨之私利則莫之獨爲爲之雖其利常不復而其事又關於一群者甚鉅則國家之所不讓者正在此耳

夫是三者固民上之正職矣然而不爲則失其所以爲上者而治機過此而事則侵民自由而害生雖然是三者不能徒爲也將必有其爲之之費此賦稅所以不可少

也。吾之全書。實分五部。甲乙丙丁。已前具矣。戊之所言。專明賦稅。首言國家不容已之度支。何者宜賦於通國。何者宜征之專民。次言成賦諸法。不同而各有其利弊。終言國債之事。何由而生。而於國殖利害何若。此部戊所以總分三大支而爲論說之次也。